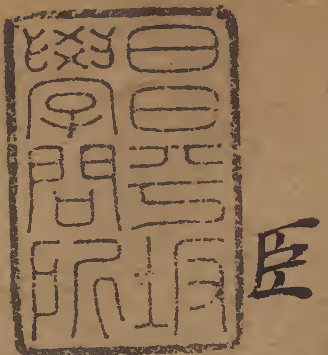


八編類纂 百六十二之三



內閣文庫			
五九函	一	三〇九號	漢書類
二架	二〇冊		

內閣文庫			
三〇七函	一	三〇九號	漢書類
三架	二〇冊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069
冊數	120 (70)	
函號	367	5

七十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六十一

左編

臣類

相臣

漢申屠嘉

守成

淺草文庫



申屠嘉梁人也以材官蹶張從高帝擊項藉遷為隊  
率從擊黥布為都尉孝惠時為淮陽守孝文元年舉  
故校千石從高祖者悉以為關內侯食邑二十四

人而嘉食邑五百戶十六年遷為御史大夫張蒼免  
相文帝以皇后弟竇廣國賢有行欲相之曰恐天下  
以吾私廣國久念不可而高帝時大臣餘見無可者

漢初重相  
如此至武  
帝而位望  
官輕



乃以御史大夫嘉為丞相因故邑封為故安侯嘉為人廉直門不受私謁是時大中大夫鄧通方愛幸賞賜累鉅萬文帝燕飲通家其見寵如是時嘉入朝而通居上旁有怠慢之禮嘉奏事畢因言曰陛下愛幸羣臣則富貴之至於朝廷之禮不可以不肅上曰君勿言吾私之罷朝坐府中嘉為檄召通詣丞相府不來且斬通通恐入言上上曰汝第往吾令人召若通至詣丞相府免冠徒跣頓首謝嘉嘉坐自如弗為禮責曰夫朝廷者高皇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吏今行斬之通頓首首盡出血不解上

能客嘉

度丞相已困通使使持節召通而謝丞相此吾弄臣君釋之鄧通既至為上泣曰丞相幾殺臣嘉為丞相五歲文帝崩孝景帝即位二年鼂錯為內使貴幸用事諸法令多所請變更議以適罰役削諸侯而丞相嘉自絀所言不用疾錯錯為內史門東出不便更穿一門南出南出者太上皇廟塹垣也嘉聞錯穿宗廟垣為奏請誅錯客有語錯錯恐夜入宮上謁自歸上全朝嘉請誅內史錯上曰錯所守非真廟垣乃外塹垣故冗官居其中且又我使為之錯無罪罷朝嘉謂長吏曰吾悔不先斬錯乃請之為錯所賣至舍因血

八編類集 卷一百一十一 臣類



歐而死謚曰節侯

漢公孫弘

公孫弘菑川薛人也少時爲獄吏有罪免家貧牧豕  
海上年四十餘乃學春秋雜說武帝初即位招賢良  
文學士是時弘年六十以賢良徵爲博士使匈奴還  
報不合意上怒以爲不能弘乃移病免歸元光五年  
復徵賢良文學弘對策曰夫厚賞重刑未足以勸善  
而禁非必信而已矣是故因能任官則分職治去無  
用之言則事情得不作無用之器則賦歛省不奪民  
時不妨民力則百姓富有德者進無德者退則朝廷

尊有功者上無功者下則羣臣遂罰當罪則奸邪止  
賞當賢則臣下勸凡此八者治民之本也太常奏弘  
第居下天子擢弘對爲第一召入見容貌甚麗拜爲  
博士待詔金馬門時齊人轅固年九十餘亦以賢良  
徵公孫弘側目而視固固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  
曲學以阿世諸儒多疾毀固者固遂以老而罷歸也  
弘復上疏曰陛下有先聖之位而無先聖之民有先  
聖之民而無先聖之吏是以勢同而治異先世之吏  
正故其民篤今世之吏邪故其民薄政弊而不行令  
倦而不聽夫使邪吏行弊政用倦令治薄民不可得



而化此治之所以異也。時方通西南夷，巴蜀苦之，詔使弘視焉。還奏事，盛毀西南夷無所用，上不聽。每朝會議，開陳其端，使人主自擇，不肯面折廷爭。于是上察其行，慎厚辯論，有餘習文法事，緣飾以儒術。上說之一歲中，至左內史，常奏事與主爵都尉汲黯請間黯先發之，弘推其後。上常說所言皆聽，以此日益親貴。常與公卿約議，至上前，皆背其約以順上旨。汲黯廷詰弘曰：齊人多詐而無情，始為與臣等建此議，今皆背之，不忠。上問弘，弘謝曰：夫知臣者以臣為忠，不知臣者以臣為不忠。上然弘言，左右幸臣每毀弘上。

益厚遇之，弘為人談竒多聞，常稱以為人主病不廣大人臣病不儉節。養後母卒，服喪三年，為內史數年，遷御史大夫。時又東置蒼海北築朔方之郡，弘數諫以為罷弊中國，以奉無益之地，願罷之。於是上迺使朱買臣等難弘置朔方之便，發十策，弘不得一。弘迺謝曰：山東鄙人不知其便，若是願罷西南夷、蒼海、專奉朔方。上迺許之。汲黯曰：弘位在三公，奉祿甚多，然為布被，此詐也。上問弘，弘謝曰：有之。夫九卿與臣善者，無過黯。然今日廷詰弘，誠中弘之病。夫以三公為布被，誠飾詐欲以釣名。且臣聞管仲相齊，有三歸，侈



擬于君、桓公以弼，亦上僭於君，晏嬰相景公，食不重肉，妾不衣絲，齊國亦治，亦下比於民。今臣弘爲御史大夫，爲布被，自九卿以下，至於小吏，無差，誠如黷言，且無黷。陛下安聞此言？上以爲有讓，愈益賢之。元朔中，代薛澤爲丞相，先是漢嘗以列侯爲丞相，唯弘無爵。上於是下詔曰：朕嘉先聖之道，開廣門路，宣招四方之士，蓋古者任賢而序位，量能以授官，勞大者厥祿厚，德盛者獲爵尊，故武功以顯重，而文德以行褒。其以高成之平津鄉戶六百五十封丞相弘爲平津侯，其後以爲故事，丞相封侯，自弘始也。時上方興功

業，屢舉賢良，弘自見舉，首起徒步數年，丞相封侯，于是起客館，開東閣，以延賢人，與參謀議。弘身食一肉，脫粟飯，故人賓客，仰衣食奉祿，皆以給之。家無所餘，然其性意思外寬，內深，諸嘗與弘有隙，無近遠，雖陽與善，後竟報其過。殺主父偃，徙董仲舒膠西，皆弘力也。後淮南衡山謀反，治黨與方急，弘病甚，自以爲無功，而封侯，居宰相位，宜佐明主，撫鎮國家，使人由臣子之道。今諸侯有畔逆之計，此大臣奉職不稱也。恐病死，無以塞責，乃上書願歸侯，乞骸骨，避賢者路。上報不許，居數月，疾瘳，視事。凡爲丞相，御史六歲，年八



十、終丞相位。其後李蔡嚴青翟趙周石慶公孫賀劉  
屈釐繼踵爲丞相。自蔡至慶丞相府客館丘虛而已。  
至賀屈釐時壞以爲馬廐車庫奴婢室矣。唯慶以惇  
謹復終相位。其餘盡伏誅云。

齊厲王次昌孝王將閭之孫也。其母曰紀太后。太后  
取其弟紀氏女爲王后。王不愛紀太后。欲其家重寵。  
令其長女紀翁主入王宮。正其後宮。無令得近王。欲  
紀氏女王因與其姊翁主奸。齊有宦者徐甲入  
事漢皇太后。有愛女曰修成君。修成君非劉氏子。太  
后憐之。修成君有女娥。欲嫁之于諸侯宦者。甲乃請

使齊。必令王上書請娥。皇太后大喜。使甲之齊。時主  
父偃知甲之使齊以取后事。欲因魏甲即事成。幸言  
媼女願得克王后宮。甲至齊。風以此事。紀太后怒曰。  
王有后。後宮備具。且甲齊之貧人。及爲宦者。入事漢  
初無補益。乃欲亂吾王家。且主父偃何爲者。乃欲以  
女克後宮。甲大窮。還報皇太后曰。王已願尚娥。然事  
有所害。恐如燕王。燕王者。與其子昆弟。姦坐死。故以  
燕感太后。太后曰。母復言嫁女齊事。事寢。淫聞于上。  
主父偃由此與齊有隙。偃方幸用事。因言齊臨菑十  
萬戶市租千金。人衆殷富。鉅于長安。非天子親弟愛



子不得王此今齊王于親屬益疏乃從容言呂太后時齊欲反及吳楚時孝王幾為亂今聞齊王與其姊亂于是武帝拜偃為齊相且正其事偃至齊急治王後宮宦者為王通于姊翁主所者辭及王王年少懼以罪為吏所執誅乃飲藥自殺是時趙王懼主父偃一出敗齊恐其漸疏骨肉乃上書言偃受金及輕重之短天子亦因囚偃公孫弘曰齊王以憂死無後非誅偃無以塞天下之望偃遂坐誅厲王立五年國除初河南人卜式數輸財縣官以助邊天子使使問式欲官乎式曰臣少田牧不習仕宦不願也使者問曰

偃亦自取

家豈有冤欲言乎式曰臣生與人無分爭邑人貧者貸之不善者教之何故有冤無所欲言也使者曰苟如此子何欲式曰天子誅匈奴愚以為賢者宜死節于邊有財者宜輸委如此而匈奴可滅也上以問公孫弘弘曰此非人情不軌之臣不可為化至是上以式終長者欲尊顯以風百姓乃召拜式為中郎賜爵左庶長賜田十頃布告天下使明知之式為齊相上書請父子與齊習船者徃死南越詔褒美式賜爵關內侯布告天下天下莫應式既在位乃言郡國多不便縣官作鹽鐵苦惡價貴或疆令民買之而船有算

弘論卜式  
郭解頗似



商者少物貴上由是不悅軹人郭解關東大俠也平生睚眦殺人甚衆上聞之下吏捕治解所殺皆在赦前軹有儒生侍使者坐客譽郭解生曰解專以奸犯公法何謂賢解客聞之殺此生斷其舌吏以責解解實不知殺者吏奏解無罪公孫弘議曰解布衣爲任俠行權以睚眦殺人解雖弗知此罪甚于解殺之當大逆無道遂族郭解

漢魏相

魏相字弱翁濟陰定陶人也徙平陵少學易爲郡卒史舉賢良以對策高第爲茂陵令頃之御史大夫桑

弘羊客詐稱御史止傅丞不以時謁客怒縛丞相疑其有奸收捕按致其罪論客弃市茂陵大治後遷河南太守禁止奸邪豪強畏服會丞相田千秋死先是千秋子爲雒陽武庫令自見失父而相治郡嚴恐久獲罪乃自免去相使掾追呼之遂不肯還相獨恨曰大將軍聞此令去官必以爲我因丞相死不能遇其子使當世貴人非我殆矣武庫令西至長安大將軍霍光果以責過相曰幼王新立以爲函谷京師之固武庫精兵所聚故以丞相弟爲關都尉子爲武庫令今河南太守不深惟國家大策苟見丞相不在而斥



逐其子何淺薄也。後人有告相賊殺不辜，事下有司。河南卒戍中都官者二三千人，遮大將軍自言願復留作一年以贖太守罪。河南老弱萬餘人守關欲入上書，關吏以聞。大將軍用武庫令事，遂下相廷尉獄。久繫踰冬，會赦出。復有詔守茂陵令，遷揚州刺史。考案郡國守相多所貶退，相與丙吉相善。時吉爲光祿大夫，予相書曰：「朝廷已深知弱翁治行方且大用，第願少慎事，自重藏器於身，相心善其言，爲霽威嚴，居部二歲，徵爲諫議大夫，復爲河南太守。數年，宣帝即位，徵相入爲大司農，遷御史大夫。四歲，大將軍霍光

夢上思其功德，以其子禹爲右將軍，兄子樂平侯山復領尚書事。相因平恩侯許伯奏封事，言春秋譏世卿，惡宋三世爲大夫，及魯季孫之專權，皆危亂國家。自後元以來，祿去王室，政由冢宰，今光死，子復爲大將軍，兄子秉樞機，昆弟諸婿據權勢，任兵官，光夫人顯及諸女皆通籍長信宮，或夜詔門出入，驕奢放縱，恐寢不制，宜有以損奪其權，破散陰謀，以固萬世之基。全功臣之世，又故事諸上書者皆爲二卦，署其一曰副，領尚書者先發副封，所言不善，屏去不奏，相復因許伯白去副封，以防壅蔽。宣帝善之，詔相給事中。

去副封以  
破散陰謀  
發其功大



皆從其議。霍氏殺許后之謀始得上聞，乃罷其三侯，令就第。親屬皆出補吏。于是韋賢以老病免相，遂代爲丞相，封高平侯，食邑八百戶。及霍氏怨相，又憚之，謀矯太后詔，先召斬丞相，然後廢天子，事發覺，伏誅。宣帝始親萬機，厲精爲治，練羣臣，核名實，而相總領衆職，甚稱上意。元康中，匈奴大臣皆以車師地肥美，近匈奴，使漢得之，多田積穀，必害人國，不可不爭。由是數遣兵擊車師。田者鄭吉，將渠犂田卒七千餘人救之，爲匈奴所圍。吉上言：「匈奴去渠犂千餘里，漢兵在渠犂者不能相救，願益田卒。」上與大將軍趙克國

等議，欲因匈奴衰弱，出兵擊其右地，使不敢復擾西域。相上書諫曰：「臣聞之，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于已，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忿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民人之衆，欲見威于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五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間者匈奴嘗有善意，所得漢民輒奉歸之，未有犯于邊境。雖爭屯田，車師不足置意中。今聞諸將軍欲興兵入其地，臣愚不知此兵何名者也。今邊郡困乏，父子共犬羊之裘，食草萊之食，常恐不



能自存、難以動兵、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以愁苦之氣、傷陰陽之和也。出兵雖勝、猶有後憂、恐災害之變、因此以生。今郡國守相多不實、選風俗尤薄、水旱不時、案今年計、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臣愚以爲此非小變也。今左右不憂此、乃欲發兵報織芥之忿于遠夷、殆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顯、而明主在蕭牆之內也。願陛下與平昌侯樂昌侯及有識者詳議、乃可上從相言而止。遣長羅侯常惠將張掖酒泉騎往車師、迎鄭吉及其吏士、還渠犂。召故車師太子軍宿在焉者、立以爲王、盡徙車師。

國民令居渠犂、遂以車師故地與匈奴、以鄭吉爲衛司馬、使護鄯善、以西南道相明、易經有師法、好觀漢故事、及便宜章奏、以爲古今異制、方今務在奉行故事而已。數條漢興已來、國家便宜行事、及賢臣賈誼、鼂錯、董仲舒等所言、奏請施行之。曰：臣聞明主在上、賢輔在下、則君安虞而民和睦。臣相幸得備位、不能奉明法、廣教化、理四方、以宣聖德。民多背本趨末、或有飢寒之色、爲陛下之憂。臣相罪當萬死、臣相知能淺薄、不明國家大體、時用之宜、惟民終始、未得所由。竊伏觀先帝聖德仁恩之厚、勤勞天下、垂意黎庶、憂



水旱之災爲民貧發倉廩賑乏餒遣諫大夫博士巡  
行天下察風俗舉賢良平冤獄冠蓋交道省諸用寬  
租賦弛山澤陂池禁秣馬酤酒貯積所以周急繼困  
慰安元元便利百姓之道甚備臣相不能悉陳昧死  
奏故事詔書凡二十三事臣謹案王法必本于農而  
務積聚量入制用以備凶災亡六年之畜尚謂之急  
平原渤海太山東郡溥被災害民餓死于道路二千  
石不預慮其難使至于此賴明詔振救乃得蒙更生  
今歲不登穀暴騰踴臨秋收斂猶有乏者至春恐甚  
亡以相恤西羗未平師旅在外兵革相乘臣竊寒心

稍迂

宜蚤圖其備唯陛下留神元元帥繇先帝盛德以撫  
海內上施行其策又數表采易陰陽及明堂月令奏  
之曰臣相幸得備員奉職不修不能宣廣教化陰陽  
未和災害未息咎在臣等臣相伏念陛下恩澤甚厚  
然而災氣未息竊恐詔令有未合當時者也願陛下  
選明經通知陰陽者四人各主一時時至明言所識  
以和陰陽天下幸甚疏廣爲太子太傅廣兄子受爲  
少傅太子外祖父平恩侯許伯以爲太子少自使其  
弟中郎將舜監護太子家上以問廣廣曰太子國儲  
副君師友必于天下英俊不宜獨親外家許氏且太



子自有太傅少傅官屬已備今復使舜護太子家視  
陋非所以廣太子德于天下也上善其言以語魏相  
相免冠謝曰此非臣等所能及廣由是見器重相勅  
椽史案事郡國及休告從家還至府輒白四方異聞  
或有逆賊風雨災變郡不上相輒奏言之時丙吉爲  
御史大夫同心輔政上皆重之相爲人嚴毅不如吉  
寬視事九歲神爵三年薨謚曰憲侯子弘嗣甘露中  
有罪削爵爲關內侯先是元康初京兆尹趙廣漢好  
用世吏子孫新進年少者專屬彊壯螽氣見事風生  
無所回避廣漢以私怨論殺男子榮畜人上書言之

事下丞相御史案驗廣漢疑丞相夫人殺侍婢欲以  
此脅丞相丞相案之愈急廣漢乃將吏入丞相府召  
其夫人跪庭下受辭丞相上書自陳事下廷尉治不  
如廣漢言帝惡之下廣漢廷尉獄吏民守闕號泣者  
數萬人或言臣生無益縣官願代趙京兆死使牧養  
小民廣漢竟坐要斬廣漢廉明威制豪強小民得職  
百姓追思之帝時修武帝故事講論六藝羣書博盡  
奇異之事徵能爲楚辭九江被公召見誦讀益召高  
材劉向張子僑華龍等待詔金馬門神爵五鳳之間  
天下殷富數有嘉應上頗作歌詩欲興協律之事丞



相魏相奏言知音善鼓雅琴者渤海趙定梁國龔德  
皆召見待詔

漢丙吉

丙吉字少卿魯國人也治律令爲魯獄吏積功勞稍  
遷至廷尉右監坐法失官歸爲州從事武帝末巫蠱  
事起吉以故廷尉監徵詔治巫蠱郡邸獄時宣帝生  
數月以皇曾孫生衛太子事繫吉見而憐之又心知  
太子無事實重哀曾孫無辜吉擇謹厚女徒令保養  
曾孫置閒燥處吉治巫蠱事連歲不決後二年武帝  
疾往來長楊五祚宮望氣者言長安獄中有天子氣

於是上遣使者分條中都官詔獄繫者亡輕重一切  
皆殺之內謁者令郭穰夜到郡邸獄吉閉門拒使者  
不納曰皇曾孫在他人亡辜死者猶不可况親曾孫  
乎相守至天明不得入穰還以聞因劾奏吉武帝亦  
悟曰天使之也因赦天下郡邸獄繫者獨賴吉得生  
恩及四海矣曾孫病幾不全者數焉吉數勅保養乳  
母加致醫藥視遇甚有恩惠以私財物給其衣食後  
吉爲車騎將軍軍市令遷大將軍長史霍光甚重之  
入爲光祿大夫給事中昭帝崩亡嗣大將軍光遣吉  
迎昌邑王賀賀即位以行淫亂廢光與車騎將軍張



安世諸大臣議所立未定吉奏記光曰將軍事孝武皇帝受襁褓之屬任天下之寄孝昭皇帝早崩亡嗣海內憂懼欲亟聞嗣主發喪之日以大誼立後所立非其人復以大誼廢之天下莫不服焉方今社稷宗廟羣生之命在將軍之一舉竊伏聽于衆庶察其所言諸侯宗室在位列者未有所聞于民間也而遺詔所養武帝曾孫名病已在掖庭外家者吉前使居郡邸時見其幼少至今十八九矣通經術有美材行安而節和願將軍詳大議叅以蒼龜果宜褒顯先使入侍令天下昭然知之然後決定大策天下幸甚光覽

其議遂尊立皇曾孫遣宗正劉德與吉迎曾孫于掖庭宣帝初即位賜吉爵關內侯吉為人深厚不伐善自曾孫遭遇吉絕口不道前恩故朝廷莫能明其功也地節三年立皇太子吉爲太子太傅數月遷御史大夫及霍氏誅上躬親政省尚書事是時掖庭宮婢則令民夫止書自陳嘗有阿保之功章下掖庭令考問則辭引使者丙吉知狀掖庭令將則詣御史府以視吉吉識謂則曰汝嘗坐養皇曾孫不謹督笞汝安得有功獨渭城胡組淮陽郭徵卿有恩耳分別奏組等共養勞苦狀詔吉求組徵卿已死有子孫皆厚賞



八編類集 卷之三  
詔免則爲庶人，賜錢十萬。上新見問，然後知吉有舊恩，而終不言。上大賢之，制詔丞相朕微眇時，御史大夫吉與朕有舊恩，厥德茂焉。詩不云：虘亡德不報，其封吉爲博陵侯，邑千三百戶。臨當封，吉疾病，上將使人加紼而封之，及其生存也。上憂吉疾不起，太子太傅夏侯勝曰：「此未死也。」臣聞有陰德必享其樂，以及子孫。今吉未獲報而疾甚，其死疾也。後病果瘳，吉上書固辭自陳，不宜以空名受賞。上報曰：「朕之封君，非空名也。而君上書歸侯印，是顯朕之不德也。方今天下少事，君其專精神，省思慮，近醫藥，以自持。」後五

歲，代魏相爲丞相。吉本起獄法，小吏後學詩禮，皆通大義，及居相位，上寬大好禮讓，掾史有罪，賊不稱職，輒予長休告，終無所案驗。客或謂吉曰：「君侯爲漢相，奸吏成其私，然無所懲艾。」吉曰：「夫以三公之府，有案吏之名，吾竊陋焉。」後人代吉，因以爲故事。公府不案吏，自吉始。于官屬掾史，務掩過揚善。吉馭吏嗜酒數通，蕩從吉出，醉嘔丞相車上。西曹主吏白欲斥之，吉曰：「以醉飽之失去士，使此人將復何所容？」西曹第忍之，此不過汗丞相車茵耳，遂不去也。比馭吏邊郡人，習知邊塞，發犇命警備事，嘗出適見驛騎持赤白囊。



李善大夫

邊郡發奔命書馳來至馭吏因隨驛騎至公車刺取知虜入雲中代郡遽歸府見吉白狀因曰恐虜所入邊郡二千石長吏有老病不任兵馬者宜可豫視吉善其言召東曹案邊長吏瑣科條其人未已詔召丞相御史問以虜所入羣吏吉具對御史大夫卒遽不能詳知以得譴讓而吉見謂憂邊思職馭吏力也吉乃歎曰士亡不可容能各有所長嚮使丞相不先聞吏言何見勞勉之有掾史由是益賢吉吉又嘗出逢清道羣鬪者死傷橫道吉過之不問掾史獨怪之吉前行逢人逐牛牛喘吐舌吉止駐使騎吏問逐牛行

幾里矣掾史獨謂丞相前後失問或以譏吉吉曰民鬪相殺死傷長安令京兆尹職所當禁備逐捕歲竟丞相課其殿最奏行賞罰而已宰相不親小事非所當于道路問也方春少陽用事未可太熱恐牛近行用暑故喘此時氣失節恐有所傷害也三公典調和陰陽職所當憂是以問之掾史乃服以吉知大體五鳳三年春吉病篤上自臨問吉曰君即有不諱誰可以自代者吉辭謝曰羣臣行能明主所知愚臣無所能識上固問吉頓首曰西河太守杜延年明于法度曉國家故事前為九卿十餘年今在部治有能名廷



尉于定國。執憲詳明。天下自以不寃。太僕陳萬年。事  
後母孝。醇厚備于行止。此三人能皆在臣右。唯上察  
之上。以吉言皆是而許焉。及吉夢御史大夫黃霸爲  
丞相。徵西河太守杜延年爲御史大夫。會其年老。乞  
骸骨。病免。以廷尉于定國代爲御史大夫。黃霸定  
國爲丞相。太僕陳萬年代定國爲御史大夫。居位皆  
稱職。上稱吉爲知人。吉夢謚曰定侯。子顯。其露中有  
罪。削爵爲關內侯。官至衛尉。太僕始顯少爲諸曹。嘗  
從祠高廟。至夕。牲甘。乃使出取齋衣。丞相吉大怒。謂  
其夫人曰。宗廟至重。而顯不敬慎。亡吾爵者必顯也。

夫人爲言。然後乃已。吉中子禹爲水衡都尉。少子高  
爲中壘校尉。元帝時。長安士伍尊上書曰。臣少時爲  
郡邸小吏。竊見孝宣皇帝以皇曾孫在郡邸獄。是時  
治使者丙吉。見皇曾孫遭離無辜。吉仁心感動。涕泣  
悽惻。選擇復作胡組。養視皇孫。吉常從。臣尊日再侍  
臥庭。上後遭條獄之詔。吉扞拒大難。不避嚴刑峻法。  
旣遭大赦。吉謂守丞誰如。皇孫不當在官。使誰如移  
書京兆尹。遣與胡組俱送京兆尹。不受。復還。及組日  
滿當去。皇孫思慕吉。以私錢。願令留。與郭徵卿並養  
數月。乃遣組去。後少內嗇夫白吉曰。食皇孫亡詔令。



時吉得食米肉。月月以給皇孫。吉即時病。輒使臣尊朝夕請問。皇孫視省。席蓐燥濕。候伺。組徵卿不得令晨夜去。皇孫放盪。數奏其毳食物。所以擁全神靈。成育聖躬。功德已亡。量矣。時豈豫知天下之福。而徼其報哉。誠其仁恩內結于心也。雖介子推割肌以存君。不足以比。孝宣皇帝時。臣上書言狀。幸得下吉。吉謙讓不敢自伐。刪去。臣辭專歸美于組徵卿。組徵卿皆以受田宅賜錢。吉封爲博陽侯。臣尊不得比。組徵卿。臣年老居貧。死在旦暮。欲終不言。恐使有功不著。吉子顯坐微文奪爵。爲關內侯。臣愚以爲宜復其爵。邑以報先人功德。先是顯爲太僕十餘年。與官屬大爲奸利。賦千餘萬。司隸校尉昌案劾罪。至不道。奏請逮捕。上曰。故丞相吉有舊恩。朕不忍絕。免顯官。奪邑四百戶。後復以爲城門校尉。顯卒。子昌嗣爵。關內侯。成帝時。修廢功。以吉舊恩尤重。鴻嘉元年。制詔丞相御史。蓋聞褒功德。繼絕統。所以重宗廟。廣聖賢之路也。故博陽侯吉。以舊恩有功而封。今其祀絕。朕甚憐之。夫善善及子孫。古今之通誼也。其封吉孫中郎將關內侯昌。爲博陽侯。奉吉後。國絕三十二歲。復續云。昌傳子至孫。王莽乃絕。



東漢伏湛

伏湛字惠公琅邪人也九世祖勝所謂濟南伏生者也湛高祖父孺客授琅邪因家焉父理爲當世名儒以詩授成帝爲高密太傅別自名學湛性孝友少傳父業教授數百人成帝時以父任爲博士弟子五遷至王莽時爲繡衣執法使督大奸遷後隊屬正更始立以爲平原太守時倉卒起兵天下驚擾而湛獨晏然教授不廢謂妻子曰夫一穀不登國君撤膳今民皆飢奈何獨飽乃共食粗糲悉分俸祿以賑卯里來客者百餘家時門下督素有氣力謀欲爲湛起兵湛

惡其惑衆即收斬之狗首城郭以示百姓于是吏人信向郡內以安平原一境湛所全也光武即位知湛名儒舊臣欲令幹任內職徵拜尚書使典定舊制大司徒鄧禹西征關中帝以湛才任宰相拜爲司直行大司徒事車駕每出征伐常留鎮守總攝羣司建武三年遂代鄧禹爲大司徒封陽都侯彭寵反于漁陽帝欲自征之湛上疏諫曰陛下承大亂之極受命而帝興明祖宗出入四年而滅檀卿制五校降銅馬破赤眉誅鄧奉之屬不爲無功今京師空匱資用不足未能服近而先事邊外且漁陽之地逼接北狄黠虜



困迫必求其助。又今新過縣邑，尤爲困乏。種麥之家，多在城郭，聞官兵將至，當以收之矣。大軍遠涉二千餘里，士馬罷勞，轉糧艱阻。今兗、豫、青、冀，中國之都，而寇賊縱橫，未及從化。漁陽以東，本備邊塞，北接外虜，貢稅微薄。安平之時，尚資內郡。况今荒耗，豈足先圖。而陛下舍近務遠，弃易求難，四方疑怪，百姓怨懼。誠臣之所惑也。帝覽其奏，竟不親征。時賊徐異、卿等萬餘人據富平，連攻之不下。唯云願降。司徒伏公。帝知湛爲青徐所信向，遣到平原。異、卿等即日歸降。護送洛陽。湛雖倉卒造次，必于文德，以爲禮樂政化之首。

祭典之  
身如此

顛沛猶不可違。是歲奏行鄉飲酒禮，遂施行之。其冬，駕車征張步，留湛居守。時蒸祭高廟，而河南尹司隸校尉于廟中爭論，湛不舉。奏坐策免。六年徙封不其侯，邑三千六百戶。遣就國。十三年夏，徵勅尚書擇拜吏日未及就位，因讌見中暑病卒。賜祕器。帝親弔祠，遣使者送喪。修冢。子翕嗣爵。傳至曾孫無忌，亦傳家。學博物多識。順帝時爲侍中。屯騎校尉。永和元年詔無忌與議郎黃景、校定中書五經諸子百家、藝術。元嘉中，桓帝復詔無忌與黃景、崔寔等共撰漢記。又自采集古今刪著事要，號曰伏侯注。無忌卒，子質嗣官。



好家風

至大司農質卒子完嗣尚桓帝女陽安公主女為獻  
皇后曹操殺后誅伏氏國除初自伏生已後世傳經  
學清靜無競故東州號為伏不闖云

東漢宋弘

宋弘字仲子長安人也父尚成帝時至少府哀帝立  
以不附董賢違忤抵罪弘少而溫順哀平間作侍中  
王莽時為共工赤眉入長安遣使徵弘逼迫不得已  
行至渭橋自投于水家人救得出因佯死獲免光武  
即位徵拜太中大夫建武二年代王梁為大司空封  
狗邑侯所得租俸分贍九族家無資產以清行致稱

徙封宣平侯帝嘗問弘通博之士弘乃薦沛國桓譚  
才學洽聞幾能及楊雄劉向父子于是召譚拜議郎  
給事中帝每讌輒令鼓琴好其繁聲弘聞之不悅悔  
于薦舉伺譚內出正朝服坐府上遣吏召之譚至不  
與席而讓之曰吾所以薦子者欲令輔國家以道德  
也而今數進鄭聲以亂雅頌非忠正者也能自改邪  
將令相舉以法乎譚頓首辭謝良久乃遣之後大會  
羣臣帝使譚鼓琴譚見弘失其常度帝怪而問之弘  
乃離席免冠謝曰臣所以薦桓譚者望能以忠正導  
主而令朝廷耽悅鄭聲臣之罪也帝改容謝使反服



其後遂不復令譚給事中。弘推進賢士馮翊桓梁三十餘人或相及爲公卿者。弘嘗讌見御坐新屏風圖畫列女。帝數顧視之。弘正容言曰：「未見好德如好色者。」帝即爲撤之。笑謂弘曰：「聞義則服可乎？」對曰：「陛下進德，臣不勝其喜。時帝姊湖陽公主新寡，與帝共論朝臣，微觀其意。主曰：『宋弘威容德器，羣臣莫及。』帝曰：『方且圖之。』後弘被引見，帝令主坐屏風後，因謂弘曰：『諺言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臣聞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帝顧謂主曰：『事不諧矣。』弘在位五年，坐考上黨太守無所據免歸第。數年卒，無子。

國除

東漢韋彪

建初七年，車駕西巡狩，以彪行太常，從數召入問以三輔舊事、禮儀風俗。彪因建言：「今西巡舊都，宜追錄高祖中宗功臣褒顯先勳，紀其子孫。」帝納之。行至長安，乃制詔京兆尹右扶風求蕭何霍光後疏士，宜以才行爲先，不可純以閥閱。然其要歸在于選二千石，二千石賢則貢舉皆得其人，又疏天下樞要在於尚書尚書之選，豈可不重。而間者多從郎官超升此位，雖曉習文法，長于應對，然察察小慧，類無大能，宜簡



嘗歷州宰素有名者。雖進退舒遲。時有不逮。然端心向公。奉職周密。宜鑒嗇夫捷急之對。深思絳侯木訥之功也。往時楚獄大起。故置令史以助郎職。而類多小人。好爲奸利。今者務簡。可皆停省。又諫議之職。應用公直之士。通才審正。有補益于朝者。今或從徵試。輩爲大夫。又御史外遷。動據州郡。並宜清選。其任責以言績。其二千石視事。雖久而爲吏民新便安者。宜增秩重賞。勿妄遷徙。

延陵顏季亨會通校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六十二

左編

臣類

相臣

東漢第五倫

守成

第五倫字伯魚。京兆長陵人也。其先齊諸田。諸田徙園陵者多。故以次第爲氏。倫少介然有義行。王莽末盜賊起。宗族間里爭往附之。倫乃依險。固築營壁。有賊輒奮厲其衆。引彊持滿拒之。銅馬赤眉之屬。前後數十輩。皆不能下。倫後爲卿。嗇夫平徭賦。理怨結。得人歡心。自以爲久宦不達。遂將家屬客河東。變名姓。



自稱王伯齊載鹽往來太原上黨所過輒為糞除而去陌上號為道士親友故人莫知其處數年京兆尹閻興用為主簿時長安鑄錢多姦巧乃署倫為督鑄錢掾領長安市倫平銓衡正斗斛士無阿枉百姓悅服每讀詔書常歎息曰此聖主也一見決矣等輩笑之曰爾說將謂州將尚不下安能動萬乘乎倫曰未遇知己道不同故耳建武二十七年舉孝廉補淮陽國醫工長隨王之國光武召見甚異之二十九年從王朝京師隨官屬得會見帝問以政事倫因此酬對政道帝大悅明日復特召入與語至夕帝戲謂倫曰

聞卿為吏勞婦公不過從兄飯寧有之邪倫對曰臣三娶妻皆無父少遭饑亂實不敢妄過人食帝大笑倫出有詔以為扶夷長未到官追拜會稽太守雖為二千石躬自斬芻養馬妻執炊爨受俸裁留一月糧餘皆賤買與民之貧羸者會稽俗多淫祀好卜筮民常以牛祭神百姓財產以匱其自食牛肉而不以薦祠者發病且歿先為牛鳴前後郡將莫敢禁倫到官移書屬縣曉告百姓其巫祝有依託鬼神詐怖愚民皆案論之有妄屠牛者吏輒行罰民初頗恐懼以祝咀妄言倫案之愈急後遂斷絕百姓以安永平五年



六科類纂 卷之三  
坐法徵老小攀車叩馬號呼相隨日裁行數里不得前倫乃僞止亭舍陰乘船去衆知復追之及詣廷尉吏民上書守闕者千餘人是時顯宗方案梁松事亦多為松訟者帝患之詔公車諸為梁氏及會稽太守上書者勿復受會帝幸廷尉錄囚徒得免歸田里身自耕種不交通人物數歲拜為宕渠令顯拔鄉佐玄賀賀後為九江沛二郡守以清潔稱所在化行終於大司農倫在職四年選蜀郡太守蜀地肥饒人吏富實掾史家貲多至千萬皆鮮車怒馬以財貨自達倫悉簡其豐贍者遣還之更選孤貧志行之人以處曹

任於是爭賅抑絕文職修理所舉吏多至九卿二千石時以為知人視事七歲肅宗初立擢自遠郡代牟融為司空帝以明德太后故尊崇舅氏馬廖兄弟竝居職任廖等傾身交結冠蓋之士爭赴趨之倫以后族過盛欲令朝廷抑損其權上疏曰近代光烈皇后雖友愛天至而卒使陰就歸國徙廢陰興賓客其後梁竇之家互有非法明帝即位竟多誅之自是洛中無復權戚書記請託一皆斷絕又譬諸外戚曰苦身待士不如為國戴盆望天事不兩施臣嘗刻著五臟書知紳帶而今之議者復以馬氏為言竊聞衛尉廖



以布三千匹。城門校尉防以錢三百萬。私贍三輔衣冠。知與不知。莫不畢結。又聞臘日亦遺其在洛中者錢各五千。越騎校尉光臘用羊三百頭。米四百斛。肉五千斤。臣愚以爲不應經義。惶恐不敢以不聞陛下情。欲厚之。亦宜思所以安之。臣今言此。誠欲上忠陛下。下全后家。裁蒙省察。及馬防爲車騎將軍。當出征西羌。倫又上疏曰。臣愚以爲貴戚可封侯以富之。不當職事以任之。何者。繩以法則傷恩。私以親則違憲。伏聞馬防今當西征。臣以太后思仁陛下至孝。恐卒有纖介。難爲意愛。聞防請杜篤爲從事中郎。多賜財

帛。篤爲鄉里所廢。客居美陽。女弟爲馬氏妻。恃此交通。所在縣令苦其不法。收繫論之。今來防所以爲從事。將恐議及朝廷。今宜爲選賢能以輔助之。不可復令防自請人。有損事望。並不見省用。倫峭直有善政。疏光武承王莽之餘。頗以嚴猛爲政。後代因之。遂成風化。郡國所舉。類多辦職俗吏。殊未有寬博之選。以應上求者。陳留令劉豫冠軍令駟協。並以刻薄之姿。臨人宰邑。專念掠殺。務爲嚴苦。吏民愁怨。莫不疾之。而今之議者。反以爲能違天心。失經義。誠不可不慎也。其刺史以下。拜除京師。及道出洛陽者。宜召見。可



因博問四方兼以觀察其人諸上書言事有不合者  
可但報歸田里不宜過加喜怒以明在寬臣愚不足  
採及諸馬得罪歸國而竇氏始貴倫復上疏曰伏見  
虎賁中郎將竇憲椒房之親典司禁兵出入省闈年  
盛志美卑謙樂善此誠其好士交結之方然諸出入  
貴戚者類多瑕釁禁錮之人尤少守約安貧之節士  
大夫無志之徒更相販賣雲集其門三輔論議者至  
云以貴戚廢錮當復以貴戚浣濯之猶解醒當以酒  
也諛險趨執之徒誠不可親近臣愚願陛下中宮嚴  
勅憲等閉門自守無妄交通士大夫令憲永保福祿

君臣交歡無纖介之隙此臣之所至願也倫奉公盡  
節言事無所依違諸子或時諫止輒叱遣之吏人奏  
記及便宜者亦并封上其無私若此性質慤少文采  
在位以真白稱時人方之前朝貢禹然少蘊籍不修  
威儀亦以此見輕或問倫曰公有私乎對曰昔人有  
與吾千里馬者吾雖不受每三公有所選舉心不能  
忘而亦終不用也吾兄子嘗病一夜十往退而安寢  
吾子有疾雖不省視而竟夕不眠若是者豈可謂無  
私乎連以老病上疏乞身元和三年賜策罷以二千  
石奉終其身加賜錢五十萬公宅一區後數年卒時



年八十餘詔賜秘器衣衾錢布少子頡嗣歷桂陽廬  
江南陽太守所在見稱順帝之爲太子廢也頡爲太  
中大夫與太僕來歷等共守闕固爭帝卽位擢爲將  
作大匠卒官

東漢袁安

袁安字邵公汝陽人也祖父良習孟氏易安少傅良  
學爲人嚴重有威見敬於州里初爲縣功曹奉檄詣  
從事因安致書於令安曰公事自有郵驛私請則非  
功曹所持辭不肯受從中懼而止後舉孝廉除任城  
令楚王英謀爲逆事下郡覆考三府舉安能理劇拜

楚郡太守是時英辭所連及繫者數千人明帝怒甚  
吏案之急迫痛自誣死者甚衆安到郡不入府先往  
案獄理其無明驗者條上出之府丞掾史皆叩頭爭  
以爲阿附反虜法與同罪不可安曰如有不合太守  
自當坐之不以相及也遂分別具奏帝感悟卽報許  
得出者四百餘家歲餘徵爲河南尹政號嚴明然未  
嘗以贓罪鞠人建初八年遷太僕武威太守孟雲上  
書北虜旣以和親而南部復往抄掠北單于謂漢欺  
之謀欲犯邊宜還其生口以安慰之詔百官議朝堂  
安獨曰此虜遣使奉獻和親有得邊生口者輒以歸



漢此明其畏威而非先違約也雲以大臣典邊不宜負信於戎狄還之足示中國優貸而使邊人得安誠便帝竟從安議章和元年代桓虞爲司徒和帝卽位竇太后臨朝后兄車騎將軍憲北擊匈奴安與太尉宋由司空任隗及九卿詣朝堂上書諫以爲匈奴不犯邊塞而無故勞師遠涉損費國用微功萬里非社稷之計書連上輒寢宋由懼遂不敢復署議而諸卿稍自引止唯安獨與隗守正不移至免冠朝堂固爭者十上太后不聽衆皆爲之危懼安正色自若竇憲旣出而弟衛尉篤執金吾景各專威權公於京師使

客遜道奪人財物景又擅使乘驛馳檄緣邊諸郡發突騎及善騎射有才力者漁陽雁門上谷三郡各遣使將送詣景第有司畏憚莫敢言者安乃劾景擅發邊兵驚惑吏人二千石不待符信而輒承景檄當伏顯誅又奏司隸校尉河南尹阿附貴戚無盡節之義請免官案罪並寢不報憲景等日益橫盡樹其親黨賓客於名都大郡安與任隗舉奏諸二千石又他所連及貶免官者四十餘人竇氏大恨但安隗素行高亦未有以害之時竇憲復出屯武威明年北單于爲耿夔所破遁走烏孫塞北地空餘部不知所屬憲日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三十一 七  
矜已功欲結恩北虜乃上立降者左鹿蠡王阿修爲  
北單于置中郎將領護如南單于故事事下公卿議  
太尉宋由太常丁鴻光祿勳耿秉等十人議可許安  
與任隗奏以爲光武招懷南虜非謂可永安內地正  
以權時之筭可得扞禦北敵故也今朔漠既定宜令  
南單于反其北庭并領降衆無緣復更立阿修以增  
國費宗正劉方大司農尹睦同安議事奏未以時定  
安懼憲計遂行乃獨上封事曰臣惟光武皇帝本所  
以立南單于者欲安南定北之策也恩德甚備故匈  
奴遂分邊境無患孝明皇帝奉承先意不敢失墜赫

然命將爰伐塞北至于章和之初降者十餘萬人議  
者欲置之濱塞東至遼東太尉宋由光祿勳耿秉皆  
以爲失南單于心不可先帝從之陛下宜審其終以  
成厥初伏念南單于屯舉衆歸德自蒙恩以來四十  
餘年三帝積累以遺陛下陛下深宜遵述先志成就  
其業况屯首倡大謀空盡北虜輟而弗圖更立新降  
以一朝之計違三世之規失信於所養建立於無功  
由秉實知奮議而欲背棄先恩夫失信於一屯則百  
蠻不敢復保誓矣又烏桓鮮卑新殺北單于凡人之  
情咸畏仇讐今立其弟則二虜懷怨且漢故事供給

老成識惠  
體之言



南單于。費直歲一億九十餘萬。西域歲七千四百八十萬。今北庭彌遠。其費過倍。是乃空盡天下。而非建策之要也。詔下其議。安又與憲更相難折。憲險急負勢。言辭驕訐。至詆毀安。稱光武誅韓歆。戴涉故事。安終不移憲。竟立匈奴降者右。鹿蠡王於除鞬。爲單于。後遂反叛。卒如安策。安以天子幼弱。外戚擅權。每朝會進見。及與公卿言國家事。未嘗不噫嗚流涕。自天子及大臣。皆恃賴之。四年春。薨。朝廷痛惜焉。後數月。竇氏敗。帝始親萬機。追思前議者邪正之節。乃除安子。賞爲郎。策免宋由。

### 東漢黃瓊

黃瓊字世英。江夏安陸人。魏郡太守香之子也。瓊初以父任爲太子舍人。辭病不就。五府俱辟。連年不應。永建中。公卿多薦瓊者。於是與會稽賀純。廣漢楊厚。俱公車徵瓊。至綸氏。稱疾不進。有司劾不敬。詔下縣以禮慰遣。遂不得已。先是徵聘有士。多不稱望。李固素慕於瓊。乃以書逆遺之。曰。聞處度伊洛。近在萬歲亭。豈卽事有漸。將順王命乎。蓋君子謂伯夷。隘柳下惠。不恭。故傳曰。不夷不惠。可否之間。蓋聖賢居身之所珍也。誠遂欲枕山棲谷。擬跡巢由。斯則可矣。若當



輔政濟民。今其時也。自生民以來。善政少而亂俗多。必待堯舜之君。此爲志士終無時也。常聞語曰。曉曉者。易缺。皦皦者。易汙。陽春之曲。和者必寡。盛名之下。其實難副。近魯陽樊君被徵。初至朝廷。設壇席。猶待神明。雖無大異。而言行所守。亦無所缺。而毀謗布流。應時折減者。豈非觀聽望深。聲名太盛乎。自頃徵聘之士。胡元安。薛孟嘗。朱仲昭。顧季鴻等。其功業皆無所採。是故俗論皆言處士純盜虛名。願先生弘此遠謨。令衆人嘆服。一雪此言耳。瓊至卽拜議郎。稍遷尚書僕射。初瓊隨父在臺閣。習見故事。及後居職。達練

以災  
自  
之矣

官曹爭議朝堂。莫能抗奪。時連有災。異瓊上疏順帝曰。閭者以來。卦位錯謬。塞燠相干。蒙氣數興。日闇月散。原之天意。殆不虛然。陛下宜開石室。案河洛外命。史官悉條上。永建以前。至漢初災異。與永建以後。訖于今日。孰爲多少。又使近臣儒者。參考政事。數見公卿。察問得失。諸無功德者。宜皆斥黜。臣前頗陳災眚。并薦光祿大夫樊英。太中大夫薛包。及會稽賀純。廣漢楊厚。未蒙御省。伏見處士巴郡黃錯。漢陽任堂。年皆耆耄。有作者七人之志。宜更見引致。助崇大化。於是詔公車徵錯等。遷尚書令。瓊以前左雄所上。孝



廉之選專用諸儒學文吏於取士之義猶有所遺乃  
奏增孝悌及能從政者爲四科又雄前議丞克先試  
之於公府又覆之於端門後尚書張盛奏除此科瓊  
覆上言覆試之作將以澄洗清濁覆實虛濫不宜改  
革帝乃止出爲魏郡太守稍遷太常和平中以選入  
待講禁中元嘉元年遷司空桓帝欲褒崇太將軍梁  
冀使中朝二千石以上會議其禮特進胡廣太常羊  
溥司隸校尉祝恬太中大夫邊韶等咸稱冀之勲德  
宜比周公錫之山川土田附庸瓊獨建議曰冀前以  
親迎之勞增邑三千又其子胤亦加封賞昔周公輔

相成玉制禮作樂化致太平是以大啓土宇開地七  
百今諸侯以戶邑爲制不知以里數爲限蕭何識高  
祖於泗水霍光定傾危以興國皆益戶增封以顯其  
功冀可比鄧禹合食四縣賞賜之差同於霍光使天  
下知賞必當功爵不越德朝廷從之冀意以爲恨會  
以地動策免復爲太僕永興元年遷司徒轉太尉梁  
冀前後所託辟召一無所用雖有善人而爲冀所識  
舉者亦不加命延熹元年以日食免復爲大司農明  
年梁冀被誅太尉胡廣司徒韓續司空孫朗皆坐阿  
附免廢復拜瓊爲太尉以師傅之恩而不阿梁氏乃

報故  
嘗矣



封爲邠卿侯邑千戶瓊辭疾讓封六七上言旨懇惻  
乃許之梁冀旣誅瓊首居公位舉奏州郡素行貪汙  
至死徒者十餘人海內由是翕然望之尋而五侯擅  
權傾動內外自度力不能匡乃稱疾不起四年以寇  
賊免其年復爲司空秋以地震免七年疾篤上疏諫  
曰臣聞天者務剛其氣君者務彊其政是以王者處  
高自持不可不安履危任力不可不據夫自持不安  
則顛任力不據則危故聖人升高據上則以德義爲  
首涉危蹈傾則以賢者爲力唐堯以德化爲冠冕以  
稷契爲筋力昔高皇帝應天順民奮劍而王掃除秦

項創制降德流祚至於哀平而帝道不綱秕政日亂  
遂使奸佞擅朝外戚專恣所冠不以仁義爲冕所蹈  
不以賢佐爲力終至顛蹶滅絕漢祚天維陵弛民鬼  
慘愴賴皇乾眷命炎德復輝光武以聖武天挺繼統  
興業創基冰泮之上立足枳棘之林擢賢于衆愚之  
中畫功於無形之世至於甲葉盛業漸衰陛下初從  
藩國爰升帝位天下拭目謂見太平而卽位以來未  
有勝政諸梁秉權豎宦充朝重封累職傾動朝廷卿  
校牧守之選皆出其門羽毛齒革明珠南金之寶殷  
滿其室富擬王府勢回天地言之者必族附之者必



榮忠臣懼死而杜口萬夫怖禍而木舌塞陛下耳目之明更爲壘瞽之主故太尉李固杜喬坐陳國議遂見殘滅又前白馬令李雲指言宦官罪穢宜誅弘農杜衆知雲所言宜行懼雲以忠獲罪故上書陳理之乞同日而歿所以感悟國家庶雲獲免而雲既不辜衆又并坐故朝野之人以忠爲諱尚書周永昔爲沛令素事梁冀幸其威勢坐事當罪越拜令職見冀將衰乃陽毀示忠遂因奸計亦取封侯又黃門協邪羣輩相黨自冀興盛腹背相親朝夕謀圖共構奸軌臨冀當誅無可設巧復計其惡以要爵賞陛下不加清

徵審別真僞復與忠臣竝時顯封使朱紫共色粉墨雜蹂所謂抵金玉於沙礫碎圭璧於泥塗四方聞之莫不憤歎昔曾子大孝慈母投杼伯奇至賢終於流放夫讒諛所舉無高而不可升相抑無深而不可淪可不察歟臣至頑駑世荷國恩身輕位重勤不補過然懼於永歿負纍益深敢以垂絕之日陳不諱之言庶有萬分無恨三泉其年卒時年七十九

晉王彪之

王彪之字叔武瑯琊臨沂人初除佐著作郎東海王文學從伯導謂曰選官欵以汝爲尚書郎汝幸可作



諸王佐邪。彪之曰：位之多少，既不足計，自當任之於時。至於超遷，是所不願。遂爲郎，累遷侍中。廷尉時當南郊，簡文帝爲撫軍執政，訪彪之，應有赦否。答曰：中興以來，郊祀往往有赦。愚意帝謂非宜，何者？黎庶不達其意，將謂郊祀必赦。至此時，凶愚之輩，復生心於僥倖矣。遂從之。轉吏部尚書。簡文命秣陵令曲安遠補句容令，殿中侍御史奚朗補湘東郡。彪之執不從，曰：秣陵令三品縣耳，殿下昔用安遠，談者紛然。句容近畿三品佳邑，豈可處卜術之人無才用者邪？湘東雖復遠小，所用未有朗比。談者謂頗兼卜術，得進殿

下。若超用寒悴，當令人才可拔。朗等凡器實未足充此選。太尉桓溫欲北伐，屢詔不許。溫輒下，或勸殷浩引身告退。彪之言於簡文曰：此非保社稷爲殿下計，皆自爲計耳。若殷浩去職，人情崩駭，天子獨坐，旣爾當有任其責者，非殿下而誰？又謂浩曰：彼抗表問罪，卿爲其首，事任如此，猜釁已構，欲作匹夫，豈有全地？且當靜以待之。令相王與手書，示以款誠，陳以成敗，當必旋旆。若不順命，卽遣中詔，如復不奉，乃當以正義相裁，無故忽忽，先自猖蹶。溫亦奉帝旨，果不進。時衆官漸多，而遷徙每速。彪之上議曰：爲政之道，以



得賢爲急非謂雍容廊廟標的而已固將蒞任贊時  
驢思其憂也得賢之道在於蒞任蒞任之道在於能  
久不收一切之功不採速成之譽凡庸之族衆賢能  
之才寡才寡於世而官多於朝焉得不賢鄙共貫清  
濁同官官衆則闕多闕多則遷速所以職事未修朝  
風未澄者也職事之修在於省官朝風之澄在於并  
職官省則選清而得久職并則吏簡而俗靜選清則  
勝人久於其事事久則中才猶足有成今內外百官  
較而計之固應有并有省者矣六卿之任太常望雅  
而職重然其所司義高務約宗正所統蓋尠可以并

太常宿衛之重二衛任之其次驍騎左軍各有所領  
無兵軍校皆應罷廢四軍皆罷則左軍之名不宜獨  
立宜改游擊以對驍騎內官自侍中以下舊員皆四  
中興之初二人而已二人對直或有不周愚謂二人  
於事則無闕也凡餘諸官無綜事實者可令大官隨  
才任所帖而領之若未能頓廢自可因闕而省之委  
之以職分責之以有成能否因考績而著清濁隨黜  
陟而彰雖緝熙之隆康哉之歌未臻可使庶官之選  
差清蒞職之日差久無奉祿之虛費簡吏寺之煩役  
矣既而長安人雷弱兒梁安等詐云殺符堅符眉請



兵應接時殷浩鎮壽陽便進據洛營復山陵屬彪之疾歸上簡文牋陳弱兒等容有詐僞浩未應輕進尋而弱兒果詐姚襄反叛浩大敗退守譙城簡文笑謂彪之曰果如君言自頃以來君謀無遺策張陳復何以過之時或謂簡文曰武陵第中大修器仗將謀非常也簡文以問彪之彪之曰武陵志意盡於馳騁田獵耳願深靜之以懷異同者勿復以此爲言簡文甚悅復轉尚書僕射時豫州刺史謝奕卒簡文遽使彪之舉可以代奕者對曰當今時賢備簡高監簡文曰人有舉桓雲者君謂如何彪之曰雲不必非木然溫

居上流割天下之半其弟復處西藩兵權盡出一門亦非深根固蒂之宜也人才非可豫量但當令不與殿下作異者耳簡文頷曰君言是也後以彪之爲會稽內史居郡八年豪右斂跡亾戶歸者三萬餘口桓溫下鎮姑孰四方修敬皆遣上佐綱紀彪之獨曰大司馬誠爲富貴朝廷既有宰相動靜之宜自當認稟修敬若遣綱紀致貢天子復何以過之竟不遣溫以山陰縣折布米不時畢郡不彈糾上免彪之彪之去郡郡見罪謫未上州臺者皆原散之溫復以爲罪乃檻收下吏會赦免左降爲尚書頃之復爲僕射是時



溫將廢海西公彪之既知溫不臣迹已著理不可奪  
乃謂溫曰公阿衡皇家便當以倚傍先代耳命取霍  
光傳禮度儀制定於涖史曾無懼容神彩毅然文武  
儀準莫不取定朝廷以此服之溫又廢武陵王遵以  
事示彪之彪之曰武陵親尊未有顯罪不可以猜嫌  
之間便相廢從公建立聖明遐邇歸心當崇獎王室  
伊周同美此大事宜夏深詳溫曰此已成事卿勿復  
言及簡文崩羣臣疑惑未敢上嗣或云宜當涖大司  
馬處分彪之正色曰君崩太子代立大司馬何容得  
異若先面諮必反爲所責矣於是朝議大定及孝武

帝卽位太皇太后令以帝冲幼加在諒闇令溫依周  
公居攝故事事已施行彪之曰此異常大事大司馬  
必當固讓使萬機停滯稽廢山陵未敢奉令謹具封  
還內請停事遂行溫遇疾諷朝廷求九錫袁宏爲文  
以示彪之彪之視訖歎其文辭之美請宏曰卿固大  
才安可以此示人時謝安見其文又頗使宏改之宏  
遂逡巡其事既屢引日乃謀于彪之彪之曰聞彼病  
日增亦當不復支久自可便少遲迴宏從之溫亦尋  
薨時桓冲及安夾輔朝政以新喪元輔主上未能親  
覽萬機太皇太后宜臨朝彪之曰先代前朝主在襁



抱母子一體故可臨朝太后亦不能決政事終是顧  
問僕與君諸人耳今上年出十歲垂婚冠反令從嫂  
臨朝示人君幼弱豈是翼戴讚揚立德之謂乎二君  
必行此事豈僕所制所惜者大體耳時安不欲委任  
桓冲故使太后臨朝決政獻替專在乎已彪之不達  
安旨故以爲言安竟不從尋遷尚書令與安共掌朝  
政安每曰朝之大事衆不能決者諮王公無不得判  
安欲更營宮室彪之曰中興初卽位東府殊爲險陋  
元明二年亦不改制蘇峻之亂成帝止蘭臺都坐殆  
不蔽寒暑是以更營修築方之漢魏誠爲儉狹復不

至陋殆合豐約之中今自可隨宜增益修補而已強  
寇未殄正是休兵養士之時何可大興功力勞擾百  
姓邪安口宮室不壯後世謂之無能彪之曰任天下  
事當保國家寧朝政爲先豈以修屋宇爲能邪安無  
以奪之故終彪之之世不改營焉太元二年卒年七  
十三謚曰簡

### 晉何充

何充字次道廬江灑人充風韻淹雅文義見稱初辟  
大將軍王敦主簿敦兄含時爲廬江郡貪汙狼藉敦  
嘗於座中稱曰家兄在郡定佳廬江人士咸稱之充



正色曰充卽廬江人所聞異於此敦默然傍人皆爲之不安充晏然自若由是忤敦左遷東海王文學尋屬敦敗累遷中書侍郎充卽王導妻之姊子充妻穆皇后之妹也故少與導善早歷顯官嘗詣導導以麈尾指牀呼充共坐曰此是君坐也導繕揚州廨舍顧而言之曰正爲次道耳明帝亦友昵之成帝卽位遷給事出爲會稽內史在郡有德政除丹陽尹王導庾亮並言于帝曰何充器局方桀必能總錄朝端臣歿之日願引充內待由是轉護軍將軍與中書監庾冰叅錄尚書事詔充冰各以甲仗五十人至止車門尋

遷尚書令加左將軍充以內外統任宜相糾正若使事綜一人於課對爲嫌乃上疏固讓許之徙中書令庾冰兄弟以舅氏輔王室權侔人主慮易世之後戚屬轉疎將爲外物所攻謀立康帝卽帝母弟也每說帝以國有強敵宜須長君帝從之充建議曰父子相傳先王舊典忽妄改易懼非良計故武王不授聖弟卽其義也昔漢景亦欲傳祚梁王朝廷咸以爲虧亂典制拒而弗聽今琅邪踐祚如孺子何社稷宗廟其將危乎冰等不從旣而康帝立建元初出爲徐州刺史鎮京口以避諸庾頃之庾翼將北伐庾冰出鎮江



州充曰臣冰舅氏之重宜居相位不應遠出朝議不從於是徵充入爲揚州刺史帝病篤冰翼意在簡文帝而充建立皇太子奏可及帝崩充奏遺旨便立太子以爲穆帝冰翼甚恨之獻后臨朝詔曰驃騎任重可以甲杖百人入殿又加中書監錄尚書事充自陳旣錄尚書事不宜復監中書許之復加侍中羽林騎十人冰翼等尋卒充專輔幼主翼臨終表以後任委子爰之于時論者並以諸庾世在西藩人情所歸宜依翼所請以安物情充曰不然荆楚國之西門戶口百萬北帶強胡西鄰勁蜀經畧險阻周旋萬里得賢則中原可定勢弱則社稷同憂所謂陸抗存則吳存抗亡則吳亡者豈可以白面年少猥當此任哉桓溫英畧過人有文武識度西夏之任無出溫者議者又曰庾爰之宜避溫乎如今阻兵耻懼不淺充曰溫足能制之諸君勿憂乃使桓溫西爰之果不敢爭充以衛將軍褚裒太子妃父宜綜朝政上疏薦裒參錄尚書裒以地逼固求外出充每曰桓溫褚裒爲方伯殷浩居黃門下我可無勞矣充居宰相雖無澄正改革之能而彊力有器局臨朝正色以社稷爲己任凡所選用皆以功臣爲先不以私恩樹親戚談者以此重



之然所昵庸雜信任不得其人而性好釋典崇修佛  
寺供給沙門以百數糜費巨億而不吝也親友至於  
貧乏無所施遺以此獲譏於世阮裕嘗戲之曰卿志  
大宇宙勇邁古今充問其故裕曰我圖數千戶郡尚  
未能得卿圖作佛不亦大乎于時郗愔及弟曇詔於  
道充及弟準佞於佛充能飲酒雅為劉琰所貴琰每  
云見次道飲令人欲傾家釀言其能溫克也永和二  
年卒時年五十五贈司空謚文穆

晉蔡謨

蔡謨字明道陳留考城人也謨弱冠察孝廉渡江元  
帝拜丞相辟為掾歷義興太守大將軍王敦從事中  
郎蘇峻構逆吳國內史庾冰出奔會稽乃以謨為吳  
國內史謨既至與張閭顧衆顧颺等共起義兵迎冰  
還郡峻平遷五兵尚書遷太常成帝臨軒遣使拜太  
傅太尉司空會將作樂宿懸於殿廷門下奏非祭祀  
燕饗則無設樂之制事下太常謨議臨軒遣使宜有  
金石之樂遂從之臨軒作樂自此始也彭城王紘上  
言樂賢堂有先帝手畫佛像經歷寇難而此堂猶存  
宜勅作頌帝下其議謨曰佛者夷狄之俗非經典之  
制先帝量同天地多才多藝聊因臨時而畫此像至



於雅好佛道所未承聞也。盜賊奔突王都隳敗而此堂塊然猶存斯誠神靈保助之徵然未是大晉盛德之形容。歌頌之所先也。人臣覩物興義私作賦頌可也。今欲發王命勅史官上稱先帝好佛之志下為夷狄作一像之頌於義有疑焉。於是遂寢時征西將軍庾亮以石勒新死欲移鎮石城為滅賊之漸事下公卿謨議曰高祖受黜於巴漢忍辱於平城若爭強於鴻門則亡不終日惟鴻門之不爭故垓下莫能與之爭賊假息之命垂盡而豺狼之力尚強宜抗威以待時或曰抗威待時時已可矣愚以為時之可否在賊

之強弱賊之強弱在季龍之能否季龍之能否可得而言矣自勒初起則季龍為瓜牙百戰百勝遂定中國境土所據同於魏世及勒死之日將相內外欲誅季龍季龍獨起於衆議之中殺嗣主誅寵臣內難既定千里遠出一攻而拔金墉再戰而斬石生禽彭彪殺石聰滅郭權還據本根內外並定四方鎮守不失尺土詳察此事豈能乎將不能也假令不能者為之其將濟乎將不濟也賊前攻襄陽而不能拔誠有之矣不信百戰之効而執一攻之驗棄多從少于理安乎譬若射者百發而一不中可謂之拙乎且不拔襄



陽者非季龍身也桓平北守邊之將耳賊前攻之爭  
疆場耳得之爲善不得則止非其所急也今征西之  
往則異於是何者重鎮也名賢也今而西渡實有卷  
席河南之勢賊所大懼豈與桓宣同哉季龍必率其  
精兵身來距爭若欲與戰戰何如石生若欲城守守  
何如金墉若欲阻沔沔何如大江蘇峻何如季龍凡  
此數者宜詳校之愚謂石生猛將關中精兵征西之  
所不能勝也金墉險固劉曜十萬所不能拔今征西  
之所不能勝也又是時兗州洛陽關中皆舉兵擊季  
龍此令三處反爲其用方之於前倍半之勢也若石  
生不能敵其半而征西欲當其倍愚所疑也蘇峻之  
強不及季龍沔水之險不及大江江不能禦蘇峻而  
以沔水禦季龍又所疑也昔祖士稚在譙佃於城北  
慮賊來攻因以爲資故豫安軍屯以禦其外穀將熟  
賊果至丁夫戰于野外老弱獲于內多持炬火急則  
燒穀而走如此數年竟不得其利是時賊唯據沔北  
方之于今四分之一耳士稚不能捍其一而征西欲  
禦其四又所疑也或云賊若多來則必無糧然至糧  
之難莫過嶠函而季龍昔涉此險深入敵國平關中  
而後還今至襄陽路旣無險又行其國內自相供給



前已經至難而謂今不能濟其易又所疑也然此但說征西既至之後耳尚未論道路之虜也自沔以西水急岸高魚貫泝流首尾百里若賊無宋襄之義及我未陣而擊之將如之何今王士與賊水陸異勢便習不同寇若送死雖開江延敵以一當千猶吞之有餘宜誘而致之以保萬全棄江遠進以我所短擊彼所長懼非廟勝之算朝議同之故亮不果移鎮初皇后每年拜陵勞費甚多謨建議曰古者皇后廟見而已不拜陵也由是遂止及太尉郗鑒疾篤出謨爲大尉軍司加侍中鑒卒卽拜謨都督徐兗青三州揚州

之晉陵豫州之沛郡諸軍事領徐州刺史假節時左衛將軍陳光上疏請伐胡詔令攻壽陽謨上疏曰今壽陽城小而固自壽陽至瑯琊城壁相望其間遠者裁百餘里一城見攻衆城必救且王師在路五十餘日劉仕一軍早已入淮又遣數部北取堅壁大軍未至聲息久聞而賊之郵驛一日千里河北之騎足以來赴非惟鄰城相救而已夫以白起韓信項藉之勇猶發梁焚舟背水而陣今欲停船水渚引兵造城前對堅敵顧臨歸路此兵法之所戒也若進攻未拔胡騎卒至懼桓子不知所爲而舟中之指可掬今征軍



五千皆王都精銳之衆又先爲左衛遠近聞之名爲殿中之軍宜令所向有征無戰而頓之堅城之下勝之不武不勝爲笑今以國之上駟擊寇之下邑得之則利薄而不足損敵失之則害重而足以益寇懼非策之長也臣愚以爲聞寇而致討賊退而振旅於事無失不勝管見謹冒陳聞季龍於青州造船數百掠緣海諸縣所在殺戮朝廷以爲憂謨遣龍驤將軍徐玄等守中州并設募若將得賊大白船者賞布千疋小船百疋是時謨所統七千餘人所戍東至土山西至江乘鎮守八所城壘凡十一處烽火樓望三十餘

處隨宜防備甚有算畧先是郗鑒上郗下有勲勞者凡一百八十人帝竝酬其功未卒而鑒薨斷不復與謨上疏以爲先已詐鑒今不宜斷且鑒所上者皆積年勲効百戰之餘亦不可不報詔聽之康帝卽位徵代殷浩爲揚州刺史又錄尚書事初謨冲讓不辟寮佐詔屢敦逼之始取椽屬石季龍死中國大亂時朝咸謂當太平復舊謨獨謂不然語所親曰胡滅誠大慶也然將貽王室之憂或曰何哉謨曰夫能順天而奉時濟六合於草昧若非上哲必由英豪度德量力非時賢所及必將經營分表疲人以逞志才不副意



畧不稱心財單力竭智勇俱屈此韓盧東郭所以雙  
斃也遷侍中司徒上疏讓皇太后詔報不許謨猶固  
讓謂所親曰我若爲司徒將爲後世所晒義不敢拜  
也皇太后遣使諭意自四年冬至五年末詔書屢下  
謨固守所執六年復上疏以疾病乞骸骨上左光祿  
大夫領司徒印綬章表十餘上穆帝臨軒遣侍中紀  
璩黃門郎丁篡徵謨陳疾篤使主簿謝對曰臣謨  
不幸有公族穆子之疾天威不違顏咫尺不敢奉詔  
寢伏待罪自旦至申使者十餘反而謨不至時帝年  
八歲甚倦問左右曰所召人何以至今不來臨軒何

時當竟君臣俱疲倦皇太后詔必不來者宜罷朝於  
是公卿奏曰司徒謨頃以常疾久逋王命皇帝臨軒  
百僚齊立俯僂之恭有望於謨若志存讓退自宜致  
辭闕庭安有人君卑勞終日而人臣曾無一酬之禮  
悖慢傲上罪同不臣臣等叅議宜明國憲請送廷尉  
以正刑書謨懼率子弟素服詣闕稽顙躬到廷尉待  
罪皇太后詔曰謨先帝師傅服事累世且歸罪有司  
內訟思愆若遂致之於理情所未忍可依舊制免爲  
庶人謨旣被廢杜門不出終日講誦教授子弟數年  
皇太后詔曰前司徒謨以道素著稱執行成名故歷



事先朝致位台輔以往年之失用致黜責自爾以來  
闔門思愆誠合大臣罪已之義以謨為光祿大夫開  
府儀同三司於是遣謁者僕射孟洪就加冊命謨上  
疏陳謝遂以疾篤不復朝見詔賜几杖門施行馬十  
二年卒時年七十六賜贈之禮一依太尉陸抗故事  
詔贈侍中司空謚曰文穆謨性方雅丞相王導作女  
伎施設牀席謨先在坐不悅而出導亦不止之性尤  
篤慎每事必為過防

八編類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六十三

左編

臣類

相臣

唐魏徵

守成

魏徵字玄成魏州曲城人少孤落魄棄貨產不營有  
大志通貫書術隋亂詭為道士武陽郡丞元寶藏舉  
兵應李密以徵典書檄密得寶藏書輒稱善既聞所  
為促召之徵進十策說密不能用王世充攻洛口徵  
見長史鄭頰曰魏公雖驟勝而驍將銳士死傷略盡  
又府無見財戰勝不賞此二者不可以戰若浚池峭



壘曠日持久，賊糧盡且去，我追擊之，取勝之道也。頰曰：老儒常語耳，徵不謝去。後從密來京師，久之未知名，自請安輯。山東乃擢秘書丞，馳驛至黎陽。時李勣尚為密守，徵與書曰：始魏公起叛徒，振臂大呼，眾數十萬，威之所被，半天下。然而一敗不振，卒歸唐者，固知天命有所歸也。今君處必爭之地，不早自圖，則大事去矣。勣得書，遂定歸計。而大發粟饋淮安王之軍。會竇建德陷黎陽，獲徵，拜為起居舍人。建德敗，與裴矩走入關，隱太子引為洗馬。徵見秦王功高，陰勸太子早為計。太子敗，王責謂曰：爾間吾兄弟，奈何？答曰：

安輯山東亦自用其所長

太子早從徵言，不歿今日之禍。王器其直，無恨意。卽位，拜諫議大夫。當是時，河北州縣素事隱巢者，不自安，往往潛伏。思亂，徵白太宗曰：不示至公，禍不可解。帝曰：爾行安諭河北，道遇太子千牛李志安、齊王護軍李思行，傳送京師。徵與其副謀曰：屬有詔，宮府舊人並原之。今復執送，志安等誰不自疑者？吾屬雖往，人不信，卽貸而後聞使還。帝悅，日益親。或引至臥內，訪天下事，徵凡二百餘奏，無不剴切。當帝心者，由是拜尚書右丞兼諫議大夫。左右有毀徵阿黨親戚者，帝使溫彥博案訊是非。彥博曰：徵為人臣，不能著形



彼此對大  
支吾

迹遠嫌疑而被飛詭是宜責也帝謂彥博行讓徵徵見帝謝曰臣聞君臣同心是謂一體豈有置至公事形迹若上下共由茲路邦之興衰未可知也帝矍然曰吾悟之矣徵頓首曰願陛下俾臣爲良臣毋俾臣爲忠臣帝曰忠良異乎曰良臣稷契咎陶也忠臣龍逢比干也貞觀三年以秘書監參預朝政高昌王麴文泰將入朝西域諸國欲因文泰悉遣使者奉獻帝詔文泰使人厭怛紇干迎之徵曰異時文泰入朝所過供擬不能具今又加諸國焉則瀕寒州縣以乏致罪者衆彼以商賈來則邊人爲之利若賓客之中國

蕭然耗矣漢建武時西域請置都尉護送侍子光武不許不以蠻夷敝中國也帝曰善追止其詔文德皇后既葬帝卽苑中作層觀以望昭陵引徵同升徵熟視曰臣耗昏不能見帝指示之徵曰此昭陵邪帝曰然徵曰臣以爲陛下望獻陵若昭陵臣固見之帝泣爲毀觀後幸洛陽次昭仁宮多所譴責徵曰隋惟責不獻食或供養不精爲此無限而至于亡故天命陛下代之正當兢懼戒約奈何令人悔爲不奢若以爲足今不啻足矣以爲不足萬此寧有足邪帝驚曰非公不聞此言徵見久承平帝意有所忽因對曰陛下



貞觀之初，導人使諫，三年以後，見諫者悅而從之。比一二年，勉強受諫而終不平也。帝驚曰：公何以驗之？對曰：陛下初卽位，論元律師死，孫伏伽諫以爲法不當。此陛下賜以蘭陵公主園直百萬，或曰賞太厚。答曰：朕卽位，未有諫者，所以賞之。此導人使諫也。後柳雄妄訴隋貲，有司得劾其僞，將論死，戴胄奏罪當徒執之四五，然後赦，謂胄曰：第守法如此，不畏濫罰，此悅而從諫也。近皇甫德參上書言修洛陽宮勞人也，收地租厚歛也，俗尚高髻，宮中所化也。陛下恚曰：是子使國家不役一人，不收一租，宮中無髮，乃稱其意。

臣奏人臣上書不激切，不能啓人主意，激切卽近訕。訕于時陛下雖從，臣言賞帛罷之，意終不平。此難於受諫也。帝悟曰：非公不能道此者。帝遣使者至西域立葉護可汗，未還，又遣使賫金帛諸國市馬。徵曰：今立可汗未定，卽詣諸國市馬，彼必以爲意在馬，不在立可汗。可汗得立，必不懷恩。諸番聞之，以中國薄義重利，未必得馬而先失義矣。魏文帝欲求市西域大珠，蘇則以爲慮及四海，則不求自至，求而得之，不足貴也。陛下可不畏蘇則之言乎？帝遂止。皇太子承乾與魏王泰交惡，帝曰：當今忠蹇貴重，無踰徵我遣傅。



皇太子一天下之望，羽翼固矣。卽拜太子太師，徵以疾辭。詔答曰：「漢太子以四皓爲助，我賴公其義也。」公雖臥，可擁全之。十七年疾甚，徵家初無正寢，帝命輟小殿材爲營，構五日畢，并賜素褥布被以從。其尚令中郎將宿其第，動靜輒以聞。藥膳賜遺無筭。中使者綴道，帝親問疾，屏左右，語終日。乃還，復與太子至徵第，徵加朝服拖帶，帝悲慙，拊之流涕，問所欲，對曰：「發不恤緯而憂宗周之亡，帝將以衡山公主降其子叔玉，時主亦從。」帝曰：「公彊視新婦，徵不能謝，是夕帝夢徵若平生，及旦薨，帝臨哭爲之慟，罷朝五日。太子舉

孫禮

哀西華堂，詔內外百官朝集，使皆赴喪，贈司空相州都督，謚曰文貞，給羽葆鼓吹，班劍四十人，陪葬昭陵。將葬，其妻裴辭曰：「徵素儉約，今假一品禮儀，物褒大非徵志。」見許，乃用素車白布，幘帷無塗，車芻靈。帝登苑西樓望哭，盡哀。晉王奉詔致祭，帝作文于碑，遂書之。又賜家封戶九百。帝後臨朝，歎曰：「以銅爲鑑，可正衣冠；以古爲鑑，可知興替；以人爲鑑，可明得失。朕嘗保此三鑑，內防已過，今魏徵逝，一鑑亡矣。朕比使人至其家，得書一紙，始半藁，其可識者曰：『天下之事，有善有惡，任善人則國安，用惡人則國弊。公卿之中，情



有愛憎、憎者惟見其惡、愛者止見其善、愛憎之間所  
宜詳慎、若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去邪勿疑、任賢  
勿猜、可以興矣、其大略如此、朕顧思之、恐不免斯過、  
公卿侍臣、可書之於笏、知而必諫也、帝本以兵定天  
下、雖已治、不忘經略四夷也、故徵侍宴、奏破陣武德  
舞、則俛首不顧、至慶善樂、則諦玩無斃、舉有所諷、切  
如此、徵亡帝思不已、登凌煙閣、觀畫像、賦詩悼痛、聞  
者、媚之毀短、百為徵嘗薦杜正倫、侯君集、才任宰相  
及正倫以罪黜、君集坐逆誅、娥人遂指為阿黨、又言  
徵嘗錄前後諫諍語、示史官褚遂良、帝滋不悅、乃停

叔玉昏而什所為碑、顧其家衰矣、遼東之役、高麗、靺  
鞨犯陣、李勣等力戰破之、軍還、悵然曰、魏徵若在、吾  
有此行邪、即召其家到行、在賜勞、妻子以少牢祠其  
墓、復立碑、恩禮加焉、

文武官請封禪、魏徵獨以為不可、對曰、陛下承隋末  
大亂之後、戶口未復、倉廩尚虛、而車駕東巡、千乘萬  
騎、其供頓勞費、未易任也、且陛下封禪、則萬國咸集、  
遠夷君長、皆當扈從、今自伊洛以東、至于海岱、煙火  
尚希、灌莽極目、此乃引戎狄入腹中、示之以虛弱也、  
况賞賚不貲、未厭遠人之望、給復連年、不償百姓之



勞崇虛名而受實害。陛下將焉用之。會河南北數州大水。事遂寢。上謂魏徵曰。齊後主周天元皆重斂百姓。厚自奉。養力竭而亡。譬如饑人自噉其肉。肉盡而斃。何其愚也。然二主孰爲優劣。對曰。齊後主懦弱。政出多門。周天元驕暴。成福在已。雖同爲亡國。齊主尤劣也。有司奏近臣所薦。凌敬乞貸之狀。太宗責徵等濫進何也。徵對曰。臣等每蒙顧問。常具言其長短。有學識強諫。諍是其所長。愛生產好經營。是其所短。今其爲人作碑文。教人讀漢書。卽附託官人。迴易求利。與臣等所說是實未乖。陛下未用其長。唯見其短。以爲臣等欺罔。實不甘心。桂州督李弘節身沒之後。其家賣珠。太宗聞之。乃宣言於朝曰。此人平生之日。宰相皆言其清。其家今旣賣珠。所舉者豈得無罪。敕按之。徵諫曰。陛下平生疑此人濁。未見受財之所。今聞其賣珠。將連罪舉者。臣不知所謂。自聖朝以來。爲國盡忠。清貞自守。終始不渝者。屈突通。張道源而已。通子三人來選。共有一匹羸馬。道源兒子不能存立。未見一言及之。今弘節爲國立功。前後大蒙賞賚。居官終沒不言貧賤。妻子賣珠。未爲有罪。審其清者。無所存問。疑其濁者。傍責舉人。雖云疾惡情深。是亦好善。



不篤臣竊思度未見其可恐有識聞之必生橫議伏願留心再思太宗撫掌曰造次不思遂有此語方知談不容易徵上疏以爲在朝羣臣當樞機之寄者任之雖重信之未篤是以人或自疑心懷苟且陛下寬於大事急於小罪臨時責怒未免愛憎夫委大臣以大體責小臣以小事爲治之道也今委之以職則重大臣而輕小臣至於有事則信小臣而疑大臣信其所輕疑其所重將求致治其可得乎若任以大官求其小過刀筆之吏順旨承風舞文弄法曲成其罪自陳則以爲心不伏辜不言則以爲所犯皆實進退惟

谷莫能自明則苟求免禍矯僞成俗矣上納之房玄齡高士廉遇少府少監竇德素於路門曰北門近何營繕德素奏之上怒玄齡等曰君但知南衙政事北門小營繕何預君事玄齡等拜謝徵進曰臣不知陛下何以責玄齡等而玄齡等亦何所謝玄齡等爲陛下眩眩耳目於中外事豈有不應知者使所營爲是當助陛下成之爲非當請陛下罷之問於有司理則宜然不知何罪而責亦何罪而謝也上甚愧之房玄齡王珪掌內外考績治書御史權萬紀奏其不平追案勘問王珪不伏太宗令侯君集案之徵奏稱無阿

事所全  
房大



私必不可推鞠。太宗大怒，令君集勘當。未奏，太宗問君集：「君集，奏稱臣謂魏徵玄齡、王珪挾私濫考，何得阿黨固執，言不可推徵？」答云：「玄齡、王珪俱是國家重臣，並以忠正任使。其所考者既多，或一兩人不當，祇是見有左右，終非心有阿私。若卽推繩不信任，此事便不可信。何以堪當重委？假令錯謬有實，未足虧損國家窮鞫。若虛失委大臣之體，且萬紀每日常在考堂，必有乖違，足得論救。當時鑒見，一無陳說，身不得考，方始糾彈。徒發在上，嗔怒非是誠心爲國。所惜傷於正體，不敢有所阿黨，遂釋不問。俟君集等平高

昌，還有告薛萬均私通高昌婦人者，萬均不伏，內出胡婦付大理與之辯對。徵諫曰：「臣聞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今遣大將軍與亡國婦人對辯，帷箔之私實則所得者輕，虛則所失甚重。管秦穆飲盜馬之士，楚莊赦絕纓之罪。况陛下道高堯舜而曾二君之不逮乎？」

上欲立皇子明母楊氏爲后，楊氏巢刺王元吉妃也。有寵於上，徵諫曰：「上方比德唐虞，豈宜將以辰嬴自累乃止？或奏云：右僕射李靖侍中王珪奉使九成宮，還至圍川縣，有宮人先舍於令廳，靖等後至，乃移却



宮人安置靖等又近有宮人使至始平縣縣令已安置訖左承裴載家口後至移動宮人不加禮敬太宗聞之大怒始平官司決杖一百解官仍案驗圍川宮人及李靖等徵進諫曰李靖王珪皆知禮法此或言者過悞如其實然亦可矜恕何者李靖等陛下心膂大臣宮人皇后除掃僕隸又靖等出外自不可不與宮人相見宮人等亦不得不參至於宮人出使不與州縣交涉惟得供其飯食自外何所參承太宗曰公言是也乃釋州縣之罪李靖等亦寢不問通事舍人鄭仁基女年十五六有容色文德皇后請備嬪御太

莫言人所不能言

宗乃聘爲克華詔已施行冊使將行徵聞已許嫁陸氏遽進諫曰鄭氏之女久已許人陛下取之而無顧問播之四海豈爲人父母之義乎臣所傳聞或未指的恐虧盛德情不敢隱君舉必書所願特留神慮太宗聞之大驚乃手詔答之深自尅責遂停冊使左僕射房玄齡中書令溫彥博禮部尚書王珪御史大夫韋挺等內外羣官奏稱許適陸氏無顯然之狀大禮旣行不可卽止陸爽又抗表云某父存日與鄭家還往時相贈遺資財無婚姻交涉太宗謂徵曰羣臣或阿順上旨陸氏何爲分踈徵曰以臣度之其意可識



綱目卷之三十一  
將以陛下同於太上皇。太宗曰：何謂也？徵曰：太上皇  
嘗平都城，得辛處儉婦，處儉時爲太子舍人。太上皇  
之不悅，遂令東宮出爲萬泉令，每恐懼不全首領。此  
陸爽謂陛下今雖容之，恐陰加譴責，所以反復自陳，  
不足多。惟太宗笑曰：外人意見或當如此。然朕之所  
言，未能使人必信。長樂公主將出降，太宗謂房玄齡  
等曰：長樂公主，皇后所生，朕及皇后並所鍾愛。今將  
出降，禮數欲有所加。房玄齡等咸曰：陛下所愛，欲少  
加之，何爲不得？請倍永嘉公主。主卽太宗之妹也。徵  
曰：不可。嘗漢明帝欲封其子，云：我子豈得與先帝子

等。可半楚淮陽。前史以爲美談。天子姊妹爲長公主，  
天子之女爲公主。旣加長字，則是禮有尊崇。或可情  
有淺深。無容禮相踰越。太宗然其言，入謂文德皇后。  
曰：我欲加長樂公主禮數，魏徵不肯。文德皇后聞之，  
大喜。遣中使齎錢二十萬，絹四百匹，詣徵宅，宣令魏  
徵曰：比者常聞公中正而不能得見，今論長樂公主  
禮事，不許增加。始驗從來所聞，信非虛妄。願公常保  
此心，莫移。今日喜聞公言，故令將物相賞。公有爭道，  
勿爲形迹也。蜀王妃父楊舉，競婢爲都官郎中。薛仁  
方留問，未及與奪，其子爲千牛於殿庭，自列云：五品



已上不合留身以臣父是國親故生節目不肯斷決  
淹歷歲年太宗聞之大怒曰知是我之親戚尤作如  
此艱難不可容也卽令杖仁方一百免所居官徵進  
諫曰外家公主舊號難治武德之中已多驕逸仁方  
既是職司能爲國家守法豈可橫加嚴罰以成外戚  
之私乎太宗曰誠如公言向未思然仁方專擅禁不  
奏聞雖不合重罪宜少示懲肅管三十放之十二年  
春正月禮部尚書王珪奏三品以上遇親王於路皆  
降乘非禮上曰卿輩苟自崇貴輕我諸子徵曰諸王  
位次三公今三品皆九卿八座爲王降乘誠非所宜  
當止上曰人生壽夭難期萬一太子不幸安知諸王  
他日不爲公輩之主何得輕之對曰自周以來皆子  
孫相繼不立兄弟所以絕庶孽之窺窬塞禍亂之源  
本此爲國者所深戒也上乃從珪奏魏王泰文德后  
所生太宗特加寵異或言三品以上多輕蔑魏王者  
太宗怒御齊政殿引三品以上入作色而言曰我有  
一口語欲向卿等道往前天子是天子今時天子卽  
非天子邪往前天子兒是天子兒今時天子兒卽非  
天子兒邪我見隋家諸王一品以下皆不免其躓頓  
我自不許兒子縱橫卿等何爲蔑我兒邪我若教之



豈不能折辱卿等。房玄齡以下戰慄流汗拜謝。徵正色而進曰。當今羣臣必無敢輕魏王者。然在禮臣子一也。傳稱王人雖微。立諸侯之上。諸王用之爲公卿。若不爲公卿。則下土之諸侯也。今三品以上。列爲公卿。並天子大臣。陛下之所敬異。如其小小不是。魏王何得折辱。令國家紀綱替壞。當今聖明。魏王豈得如此。且隋高祖不知禮義。寵縱諸子。使行無禮。尋皆罪黜。不可爲法。亦何足道。太宗聞之。喜形于色。謂羣臣曰。凡語理到。不可不服。朕之所言。身之私愛。魏徵所言。國家大法。朕向者忿怒。謂理在不疑。見魏徵所論。

方始覺屈也。人君發言。亦何容易。閻豎使還。妄有所奏。發太宗甚怒。徵進諫曰。閻豎雖微。狎近左右。時有言語。輕而易信。浸潤之譖。爲患特深。以今日之明。必無所慮。爲子孫教。不可不絕其原。太宗笑曰。非公朕安得聞此言。上嘗止樹下。愛之。宇文士及從而譽之。不已。上正色曰。魏徵嘗勸我遠佞人。我不知佞人爲誰。意疑是汝。今果不謬。士及叩頭謝。五年。權萬紀與侍御史李仁發俱以告。訐有寵於上。由是諸大臣數被譴怒。徵諫曰。萬紀等小人不識大體。以訐爲直。以讒爲忠。陛下非不知其無堪。蓋取其無所避忌。欲以



警策羣臣耳。而萬紀等挾恩依勢，逞其姦謀。凡所彈射，皆非有罪。陛下縱未能舉善以厲俗，奈何昵姦以自損乎。上默然，賜絹五百匹。久之，萬紀等姦狀自露，皆得罪。初，上令羣臣議封建，魏徵議以爲若封建諸侯，則卿大夫咸資俸祿，必致厚歛。又京畿歲賦稅不多，所資畿外。若盡以封國邑，經費頓缺。又燕秦趙代俱帶外夷，若有警急，追兵內地，難以奔赴。嶺南知州奏馮盎反叛，前後奏者數十輩，乃命將軍簡暮等發江嶺數十州兵以討之。徵諫曰：中國初定，瘡痍未復，嶺表瘴癘，山川阻深，且反形未成，無容動衆。馮盎若反，卽須及中國未寧時，交結遠人，分斷險要，破掠州縣，署置官司，何因告來數年，兵不出境，此則不反之狀，昭然可知。陛下未有使人親往觀察，卽來朝謁，恐不見明。所以遷延，苟避罪戮。今若遣所司分明曉諭，彼旣懷誠信，又喜免禍，必不勞師旅，自至闕廷。太宗乃罷兵。令前蒲州刺史韋叔諧充使。旣至，盎卽遣其長子智戴隨叔諧等入朝。太宗曰：初嶺南諸郡州咸言馮盎反，人皆勸朕須振兵威，惟魏徵以爲千石之弩，不爲鼷鼠發機。大國之師，豈爲蠻夷興動。朕命一介使人，遂得嶺表無事，不勞而定，勝于十萬之師。徵



不可不賞，乃賜絹百匹。李靖、李勣等擊突厥牙破之，其部落或投延陀，或投西域，而多歸降者。太宗欲于河南處之，徵諫曰：「匈奴自古至今未有如斯之破敗也。此是上天勦絕宗廟神武，且其積代爲寇，百姓寃讐。陛下以其歸降，不能誅滅，卽宜遣還河北，居其故土。匈奴人面獸心，非我族類，強必寇盜，弱則卑服，不顧恩義，其天性也。秦漢患之，若是故發猛將以擊之，收取河南以爲郡縣。陛下奈何以內地居之？且今降者幾至十萬，數年之間，滋息自倍，居我肘腋，甫邇王畿，心腹之疾，將爲後患，尤不可居以河南也。」遣居河

南。太宗實用彥博計，其後十三年四月，上幸九成宮，突厥實利可汗之弟結社率因結故部落，犯行宮，踰四重幕，弓矢亂發，衛士死者數十人。折衝孫武開率衆奮擊之，乃馳退，入御廐，盜馬二十餘匹，非走渡渭，奔其部落，追獲斬之。言者多云：「突厥留河南，不便請以右武侯大將軍李思摩爲可汗，突厥及胡在諸州安置者，並令北渡，還其舊部，俾世作藩屏。」上謂侍臣曰：「中國根幹也，四夷枝葉也。割根幹以奉枝葉，草木安得滋榮？朕不用魏徵言，幾狼狽高昌。平太宗欲以爲州縣，徵諫曰：『陛下初臨天下，高昌王先來朝謁，自



後屢有商胡稱其過絕貢獻不禮大國遂使王誅再加若罪止文泰斯亦可矣未若因而撫之立其子所謂伐罪弔人威德被于遐外爲國之善者也今若利其土壤以爲州縣常須千餘兵鎮守數年一易每往交替死者十有三四遣辦衣資離別親戚一年之後隴右空虛陛下終不得高昌撮穀尺帛以助中國所謂散有用而事無用臣未見其可太宗不從以其地爲西州以可汗浮圖城爲庭州置安西都護府于交河城留兵鎮之十七年西突厥入寇帝悔之曰魏徵褚遂良勸我復高昌不用其言今方自咎耳新羅國

獻美女徵諫曰今日受納實非其時道路傳聞必生橫議且願詳擇事宜會林邑獻五色鸚鵡徵亦以爲不宜受上喜形于色曰鸚鵡猶能自言寒苦思歸其國况二女遠離親戚乎各付使者而遣之高麗等三蕃僧求學至中國遊萊州萊州以聞太宗曰不須遣來此非爲學問但覘國家虛實耳徵對曰陛下所爲若善此等固當取則若不善雖拒蠻夷亦無益也

唐王珪

王珪字叔玠祖僧辯世居郿性沉澹志量隱正恬於所遇交不苟合高祖入關李綱薦署世子府諮議叅



六朝類集 卷五十一  
軍事建成爲太子授中允禮遇良厚太子與秦王有隙帝責珪不能輔導流雋州太子已誅太宗召爲諫議大夫時珪與玄齡李靖溫彥博戴胄魏徵同輔政帝以珪善人物且知言因謂曰卿標鑒通晤爲朕言玄齡等材且自謂孰與諸子賢對曰孜孜奉國知無不爲臣不如玄齡兼資文武出將入相臣不如靖敷奏請明出納惟允臣不如彥博濟繁治劇衆務必舉臣不如胄以諫諍爲心耻君不及堯舜臣不如徵至激濁揚清疾惡好善臣于數子有一日之長帝稱善而玄齡等亦以爲盡已所長謂之確論坐漏禁近語

左除同州刺史帝念名臣俄召拜禮部尚書兼魏王泰師王見之爲先拜珪亦以師自居問珪何以爲忠孝珪曰陛下王之君事思盡忠陛下王之父事思盡孝忠孝可以立身可以成名王曰忠孝旣聞命願聞所習珪曰漢東平王蒼稱爲善最樂願王志之帝聞喜曰兒可以無過矣子敬直尚南平公主是時一主下嫁以帝女貴未嘗行見舅姑禮珪曰主上循法度吾當受公主謁見豈爲身榮將以成國家之美于是與夫人坐堂上主執筭盥饋乃退其後公主降有舅姑者備婦禮本於珪十三年病帝遣公主就第省視



復遣民部尚書唐儉增損藥膳卒年六十九帝素服  
哭別次詔魏王率百官臨哭贈吏部尚書謚曰懿始  
隱居時與房玄齡杜如晦善毋李嘗曰兒必貴然未  
知所與游者何如人兒試與偕來會玄齡等過其家  
李闕大驚勅具酒食歡盡日喜曰二客公輔才汝貴  
不疑

馬周

馬周字賓王博州茌平人少孤家窶狹嗜學善詩春  
秋資曠邁武德中補州助教不治事刺史達奚恕數  
咎讓周乃去客密州趙仁本高其才厚以裝使入關

留客汴爲浚儀令崔賢所辱遂感激而西舍新豐逆  
旅主人不之顧周命酒一斗八升悠然獨酌衆異之  
至長安舍中郎將常何家貞觀五年詔百官言得失  
何武人不涉學周爲條二十餘事皆當世所切太宗  
恠問何何曰此非臣所能家客馬周教臣言之客忠  
孝人也帝卽召之間未至遣使者四輩敦趨及謁見  
與語帝大悅詔直門下省明年拜監察御史奉使稱  
職帝以何得人賜帛三百匹周上疏曰臣伏見大安  
宮在宮城右墻宇門闕方紫極爲卑小東宮皇太子  
居之而在內大安至尊居之反在外太上皇雖志清



八編類纂 卷之三  
儉愛惜人力陛下不敢違而蕃夷朝見四方觀聽有  
不足焉臣願營雉堞門觀務從高顯以稱萬方之望  
則大孝昭矣臣伏讀明詔以二十年幸九成宮竊惟  
太上皇春秋高陛下宜朝夕視膳今所幸宮去京三  
百里而遠非能旦發暮至也萬一有太上皇思感欲  
卽見陛下何以逮之今茲本爲避暑行也太上皇留  
熱處而陛下走涼處溫清之道臣所未安然詔書既  
下業不中止願示還期以開衆惑臣伏見詔宗室功  
臣悉就藩國遂貽子孫世守其政竊惟陛下之意誠  
愛之重之欲其裔緒承守與國無疆也臣謂必如詔  
書者陛下宜思所以安存之富貴之何必使世官也  
且堯舜之父有朱均之子若令有不肖子襲封嗣職  
兆衆被殃國家蒙患正欲絕之則子文之治猶在也  
正欲存之則樂鱉之惡已暴也必曰與其毒害于見  
存之人寧割恩于已亡之臣則向所謂愛之重之者  
適所以傷之也臣謂宜賦以茅土疇以戶邑必以材  
行隨器而授雖幹翮非強亦可以免累漢光武不任  
功臣以吏事所以終全其身者良得其術也願陛下  
深思其事使得奉大恩而子孫終其福祿也臣聞聖  
人之化天下莫不以孝爲本故曰孝莫大于嚴父嚴



父莫大于配天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孔子亦言吾不與祭如不祭是聖人之重祭祀也自陛下踐祚宗廟之享未嘗親事竊惟聖人以乘輿一出所費無藝故恐孝思以便百姓而一代史官不書皇帝入廟將何以貽厥孫謀示來葉邪臣知大孝誠不在俎豆之間然聖人訓人必以已先之示不忘本也臣聞致化之道在求賢審官孔子曰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是言慎舉之爲重也臣伏見王長通白明達本樂工輿皂雜類韋槃提斛斯正無他材獨解調馬雖術踰等夷可厚賜金帛以富其家今超授高爵與外廷朝會騶

豎倡子鳴玉曳履臣竊耻之若朝命不可追改尚宜不使在列與士大夫爲伍帝善其言除侍御史又言臣歷觀夏商周漢之有天下傳祚相繼多者八百餘年少者猶四五百年皆積德累業恩結于人豈無僻王賴先哲以免自魏晉逮周隋多者五六十年少者二三十年而亡良由創業之君不務仁化當時僅能自守後無遺德可思故傳嗣之主其政少衰一夫大呼天下土崩矣今陛下雖以大功定天下而積德日淺固當隆禹湯文武之道使恩有餘地爲子孫立萬世之基豈特恃當年而已哉然自古明王聖主雖因

世孫不  
可祖宗  
不可妄  
薄

八編頁集  
卷之三  
臣類  
二



人設教而大要節儉于身。恩加于人。故其下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畏之如雷霆。卜祚遐長而禍亂不作也。今百姓承喪亂之後。比於隋時。纔十分一。而徭役相望。兄去弟還。往來遠者五六千里。春秋冬夏。略無休時。陛下雖詔減省。而有司不得廢作。徒行文書。役之如故。四五年來。百姓頗嗟怨。以爲陛下不存養之。堯之茅茨土階。禹之惡衣菲食。臣知不可復行于今。漢文帝惜百金之費。而罷露臺。集上書囊。以爲殿帷。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景帝亦以錦繡纂組妨害女工。特詔除之。所以百姓安樂。至孝武帝。雖窮奢極

侈。承文景遺德。故人心不搖。向使高祖之後。卽值武帝。天下必不能全。此時代差近。事迹可見。今京師及益州諸處。營造供奉物器。并諸王妃主服飾。皆過靡麗。臣聞昧且不顯。後世猶怠作法。於治其弊。猶亂陛下少處。人間知百姓辛苦。前代成敗。日所親見。尚猶如此。而皇太子生長深宮。不更外事。卽萬歲後。聖慮之所當憂也。臣竊尋自古黎庶。怨叛聚爲盜賊。其國無不卽滅。人主雖悔。未有重能安全者。凡修政教。當修之于可修之時。若事變一起。而後悔之。無益也。故人主每見前代之亡。則知其政教之由所喪。而不知其



身之失故紂笑桀之亡而幽厲笑紂之亡隋煬帝又  
笑齊魏之失國也今之視煬帝猶煬帝之視齊魏也  
往貞觀初一匹絹纔易斗米而天下帖然者百姓知  
陛下憂憐之故人人自安無謗讟也五六年來頻歲  
豐稔一匹絹易粟十餘斛而百姓咸怨以爲陛下不  
憂憐之何則今營爲者多不急之務故也自古以來  
國王興亡不由積蓄多少在百姓苦樂也且以近事  
念之隋貯洛口倉而李密因之積布帛東都而王世  
克據之西京府庫亦爲國家之用向使洛口東都無  
粟帛王世克李密未能必聚大眾但貯積者固有國  
之常要當人有餘力而後收之豈人勞而強斂之以  
資寇邪夫儉以息人貞觀初陛下已躬爲之今行之  
不難也爲之一日則天下知之式歛且舞矣若人旣  
勞而用之不息萬一中國水旱而邊方風塵之警狂  
狡竊發非徒盱食晏寢而已古語云動人以行不以  
言應天以實不以文以陛下之明誠欲厲精爲政不  
煩遠采上古但及貞觀初則天下幸甚昔賈誼謂漢  
文帝云可痛哭及長歎息者言當韓信王楚彭越王  
梁英布王淮南之時使文帝卽天子位必不能安又  
言賴諸王年少傳相制之長大之後必生禍亂後世



皆以誼言爲是。臣竊觀今諸將功臣陛下所與定天下無威畧振主如韓彭者。而諸王年並幼少縱其長大陛下之日必無他心。然則萬代之後不可不慮。漢晉以來亂天下者。何嘗不在諸王。皆由樹置失宜。不豫爲節制以致滅亡。人主豈不知其然。溺于私愛耳。故前車旣覆而後車不改其轍也。今天下百姓尚少而諸王已多。其寵遇過厚者。臣愚慮之。非特恃恩驕矜也。昔魏武帝寵陳思王。文帝卽位防守禁密。同獄囚焉。何則。先帝加恩太多。故嗣王疑而畏之也。此武帝寵陳思王適所以苦之也。且帝子身食大國。何患

不富而歲別優賜。曾無限極。里語曰。貧不學儉。富不學奢。言其自然也。今大聖創業。豈惟處置見子弟而已。當制長久之法。使萬代奉行。臣聞天下者以人爲本。必也使百姓安樂。在刺史縣令。爾縣令旣衆。不必皆賢。但州得良刺史。可矣。天下刺史得人。陛下端拱巖廊之上。夫復何爲。古者郡守縣令皆選賢德。欲有所用。必先試以臨人。或由二千石高第入爲宰相。今獨重內官。縣令刺史頗輕其選。又刺史多武夫。勲人或京官不稱職。始出補外。折衝果毅。身力強者入爲中郎。將其次乃補邊州。而以德行才術擢者十不能



一所以百姓未安殆至于此疏奏帝稱善擢中書舍  
人周善敷奏機辯明銳動中事會裁處周密攝吏部  
尚書周病消渴連年疾甚周取所上章奏悉焚之曰  
管晏暴君之過取身後名吾不為也二十二年卒年  
四十八贈幽州都督陪葬昭陵自周亡帝思之甚將  
假方士術求見其儀形高宗卽位追贈尚書右僕射  
高唐縣公垂拱中配享高宗廟廷子載咸亨中爲司  
列少常伯與裴行儉分掌選事言吏部者稱裴馬焉

終雍州長史

終



